文獻備考

刑考
禁奢侈
禁酒
諸禁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四十三

校正

刑考四

禁制一

禁奢侈

新羅逸聖王十一年下令禁民間用金銀珠玉

高句麗東明王十年禁庶人着文彩紗羅衣者

高麗成宗元年禁冠服僭侈第宅宏麗者

顯宗六年教曰比見沙門衣服漸盛奢僭與俗無異令有司定其服式

靖宗九年禁中外男女綿繡銷金龍鳳綾綾羅衣服

補肅宗元年詔曰朕仰法先王欲行儉德減省飲食不滋嗜欲近聞內外時俗好行奢侈無有紀極飲食之際杯盤過多傷風敗俗其可痛心自今宜定級級仍令御史臺糾察

補睿宗十五年御史臺奏通者風俗日侈公私宴會器皿上下無等請依舊制申禁如或違者尊者奏決卑者先囚後奏從之

補仁宗五年詔攸司車服制度務從儉約

毅宗二十二年敎曰昔周王卑服卽康功漢帝器不

雕鏤朕切慕焉近見内外公私奢侈成風甚乖寡人
節儉之意自今痛行禁斷
二十三年制曰古先哲王之化天下崇節儉斥奢靡
所以厚風俗也今俗尚浮華凡公私設宴競尚誇勝
用穀粟如泥沙視油蜜如潢潦徒為觀美糜費不貲
自今禁用油蜜果代以木實小不過三器中不過五
器大不過九器饌品亦不過三器若不得已而加之
則脯醢交進以為定式有不如令有司劾奏
恭讓王三年禁男女服飾之過侈者
中郎將房士良疏曰書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

足我朝只用土宜紬紵麻布而能多歷年所上下饒足今也無貴無賤爭貨異土之物路多帝服之奴巷遍后飾之婢願自今士庶工商賤隷禁紗羅綾段之服金銀珠玉之飾以弛奢風以嚴貴賤人家子孫或家貧無賤以錦褥綾衾之未辦皮幣衣服之未備淹延歲月婚姻失時其至父母亡而或托族屬或依奴婢因此失禮幾敗人倫者往往有之願自今婚姻之家專用緜布一禁異土之物如有仍行舊獘者以違制論

本朝太祖二年以上將軍金仁贊衣綵段特命囚訊

仍令中外禁奢侈

大司憲閔開䟽曰卑宮室而惡衣服夏禹之盛德惜百金而衣弋綈漢文之美事况東韓之地介在山海生齒之數財賦之額無幾豈可不量宜出入而妄費哉前朝少有災異不知恐懼修省惟務事佛事神靡費不可殫記此卽殿下之所明知也願自今服飾器用宴享賞賜一從儉約佛神不急之費並皆禁罷焉

太宗六年旱下教曰旱氣太甚予恐賞罰無章官禁之中服御過制宜各直言無隱

(補)世祖乙亥工曹請造中宮酒房金盞上曰其以磁代之尚衣院請造東宮銀硯爐上曰後世子孫生長宮中易至侈肆豈宜復以奢導之昔唐宗作銅硯爐以天下之富尚如此况其他乎

(補)元年命明使宴享外中禁油蜜果

(補)四年禁御鞍金銀飾

(補)四年教曰貴為人主富有一國乘其豐泰寵愛日惑工伎逢迎侈心必生雖知侈之不可而曰作此而止也一開其端如騁六驥勢不可遏傷財害民莫此為甚是故賢君聖主勞菼而不釆椽甞菜而不飲酒

宴樂以時不求珍羞日爲民勤政而已

㊉九年禁士大夫家婚姻及外方使臣褥帳用緜紬緞

成宗三年下教曰蓋奢侈則用必廣用廣則財必竭念我東方地力疎薄勤儉節用猶患財用之不裕況棄本逐末生之者旣寡爭相華侈用之者不節哉予爲是慮嚴逐末之禁爾人民崇尚節儉勿爲奢靡量財節用勿爲撗費家之與國大小雖殊其體則一苟能存心省約於裕國乎何有爾人民各體予意以遂生業

(補)二十二年敎曰比年以来昇平日久中外無事競尚華靡飲食服玩車馬第舎皆極侈麗予甚非之唯爾臣僚務要儉約以革弊風

中宗三年敎曰圖治之世尚素朴叔季之後事奢華寧不覩時適變以正表率歟念我祖宗餙躬敎素陶民儉約頃緣廸率乖方華靡成習民困饑羸國虞虛耗而世族富民因循弊風輿馬服餙務尚奢麗肴羞酒醴皆極香珍予甚憂焉大臣百僚自今率先於民凡賓婚之需衣食之奉去奢從約以副予崇儉成俗之意

㊓八年敎曰燕閒閱書偶得成宗崇儉節用之敎其去奢反淳化民成俗之意溢於辭表予敢不祗服乎自予踐祚以來務遵儉約飮食衣服之奉一切裁減以爲民先柰之何世習日非奢麗相尚務廣第宅競服綺羅土木被丹碧之彩工隷借紅紫之飾卿士之家多畜妾媵商賈之婦服美于人貴賤混等尊卑失序如是而欲使家給人足蓋亦難矣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饑之本女工害寒之源也今逐末者多爲農者少食之者衆生之者寡肆致民窮而國不裕豈不痛哉咨爾公卿大

夫士庶越我百姓其各率由典常罔敢踰制並與成
宗朝傳旨譯以諺文使婦人小子無不周知
(補)三十三年慶尚監司權橃陛辭時啓曰近来奢侈
成風中外皆然災異不息自上若崇尚節儉遠方亦
自承化凶年不能為之害
(補)司諫院劄曰臣等聞古語曰宮中好高髻四方
高一尺故獘習之成必有其来近者奢侈既極貪
汚成風弊根已痼不可復救此皆由於奸凶用事
以侈靡為華國之大務以割剝為經遠之長謀徵
索郡縣無有紀極苞苴事人者譽聲日至廉謹自

守者毀言朋興守令承風馱載絡繹一以賂殿下之左右一以充自家之溝壑加以賦歛煩重工役不息以至于今民怨於下天怒於上而實惠不行黜陟之典雖嚴而視爲文具賞罰自此而混淆內外以之而沉濁言之至此可謂於悒

明宗四年（補臣謹按明宗四年李彥迪方在江界安置年條恐誤）李彥迪啓奢侈之中婚姻之費不貲女家勞出而稱貸以悅婚家婚家擿目責辦於女氏谿壑難充貿女不已故朝紳無不求乞於守令閫師以喪朝綱伏願申飭法府凡有此事而發覺者痛加懲治焉上嘉之

李晬光曰槐院正字鄭磏着唐絲交織布至鍾
街見犯於憲府禁亂吏蓋交織布細密難成宰
相外堂下官不得着持國法所禁也磏以傾明
之子年少名官而禁吏終不饒貸如此

補 宣祖朝副提學金誠一上劄論奢侈之成習曰
其弊有三土木之成妖也衣服之潛亂也飲食之
過豈也

補 内贍僉正成渾疏曰我東之域山川林藪十分
而七土地瘠薄物產不興人民稀少生理蕭條誠
天下之貧國也近年以來風俗奢侈公私之費日

淺於華靡之習者固已大踰其物力之分矣可勝歎

補仁祖元年舍人沈光世疏曰世祖大王於宮中嘗着木綿紺色直領逮于宣廟克遵家法儉德之美有光簡策上行下效風淳俗朴癈朝則反是焉宮禁之中奢侈無度閭閻之間從風而靡掖庭媵婢身厭錦綺朝班士夫常服綾羅厮養之賤亦着紬綃婦人女子被服珎奇上下無章侈靡成習不可禁制夫我國惟出紬綿至於綾錦則貿自上國其何不傷財而壞俗乎

(補)二年上下教曰奢靡侈麗末流弊習此豈治世之所尚哉惟我祖宗躬行節儉表率於下羣下化之敦朴之風流行於數百載之間比来邦運不幸昏朝君臣忘負祖宗之良法美意競尚華靡衣服飲食車馬宮室罔不侈麗廉耻因此而墮喪生民因此而塗炭豈不痛心哉予叨承丕緒日夜祗懼思欲先去此習而染汚已久猝難改革雖然自古無易民而治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今日之不變豈非表率之道未盡而然耶靜言思之惟自悔責凡我宗室公卿大夫咸體予意其於婚姻賓客之需車馬衣服之制儉約

是務丕變弊風豈非補治之一道乎古人云奢侈之害甚於水火味斯一言亦足以知戒欽哉其永懲于茲

三年麟坪大君淯有奴以善御馬見愛着僭衣無度大司憲洪茂績補臣謹按洪茂績反正後布衣始拜憲職則三年決無拜大憲之理且麟坪大君是時年纔四五歲年條恐誤欲捕治之而奴常在大君側吏不敢捕茂績命吏候大君入闕而捕其奴燒其僭衣以大杖杖其膝六十上聞之嘉歎曰非茂績不能辦此奴着僭衣法官安可不治仍謂大君曰奴之犯禁汝之過也汝若怒茂績杖奴則便爲無法只當受而爲

過而已大君敬奉上教不敢置憾

㊑八年校理趙緯韓進啓於講筵曰今日國家所以民窮財匱一至於此者良由奢侈之習漸甚衣服飮食務極豊美故也至於市井則皆以文錦爲袴而法司不能禁豈不寒心若殿下能從儉約則此弊不患不祛矣臣聞勝國之末此習亦甚我太宗大王問祛弊之道於黃喜對曰自上不御錦繡小臣亦着木綿此習當自止也累世傳爲美談惟殿下察焉

㊑上嘗御朝講與筵臣論奢侈之弊曰先朝末年士

大夫有以錦緞為表衣者人輒目之以悖戾故宰相亦不敢服近見張顕光衣冠倹撲可尚若士大夫人人如此則小民必慕效而丕變矣

又教曰章服等制自有舊典而近来奢僭無忌至於下人亦然予常以為駭此事自有禁典而責在憲府時習之如此者憲府不職之致也朝官則論駁庶人則推訊宜矣

李敬輿疏曰百官章服所以為文章而辨貴賤者也其於國家聲容所關甚重一有紊亂所虧非尠故自祖宗朝着為定制各有等級惟堂上以上乃

得衣綵堂下則各服土産其辨別尊卑崇儉抑奢之意亦在於其中而近来則随意製造務相華美不復知有上下之别此事猶然他尚何說宜令預定期限自明年凡堂下官絶不如前衣綵各服土産紬苧綿布等衣以服舊制從之

補 九年又劄曰古人云奢侈之害甚於天災儉者德之共也侈者惡之大也上自天子諸侯下至卿士大夫庶民崇奢極欲則未有不亡其家國喪其身者即今奢侈之習日盛一日士大夫家第宅之盛膳服之侈婚喪之過制務勝相高靡有紀極閭

閭相效貴賤無章民窮財竭未必不由於此抑恐
殿下導率之本猶有所未盡於上也不敢知乘輿
服御之飾有減於曩時而珠玉錦繡之玩不近於
前乎宮庭服使之輩無盛飾之人乎臣等有以知
殿下之不能也王子吉禮務尚侈靡珍異寶貨私
貿上國玩好之具製造之技亦頗留心之說傳播
外間未知其言之果信而所以得此說於外間者
必有由矣甲第營膳乃踰祖宗之制中官監等近
處空基尾石皆盡伐財曳木呼邪動地觀聽不美
遠近駭歎其何以率下而化俗亦何以導憲而設

防

補十二年又劄曰古昔明君必有圖治之志者莫
不以崇儉爲先致亂之主莫不以窮奢自戒奢儉
之機只在一人躬行儉德則風動四方縱欲敗度
則害及一世今者奢侈之風日滋月盛婚喪之過
禮第宅之犯制衣服之華靡務勝相競固有限節
踰法越分遠近靡然敝風傷俗職此之由而殿下
不思挽回導率之道輿輦服御無減於前日玩好
之物奇巧之技亦頗留意未聞有抵璧焚裘之舉
國婚之侈盛甲第之崇麗既非義方之教且違先

王之制聖意必以為閭閻士大夫庶民之家尚且
如此我以千乘之富獨不然耶過侈過制載在令
甲自當嚴治痛禁一洗汚俗何可效尤而自蹈非
彝遂事不可諫而後来猶可戒金玉錦繡之飾不
容於宮掖弋綈布帷之儉先施於聖躬無益之作
喪志之玩勿害有益勿近於前則四方全帛之化
不難致矣
補十五年領議政崔鳴吉劄曰我國奢侈之弊至
於頃日而極矣上自宮家貴族下及閭巷賤隷器
用銀畫盤列珍羞婦人被錦繡而飾珠金婚喪所

需尤極豈侈爭相務勝恥或居後葬祭例多破產
嫁娵不免失時富家務極其欲貧者輒生健羨既
無以中其慾則不得不身犯非義而求之士夫之
鮮於廉恥胥徒之易於犯法細求其故無非侈風
之爲祟今者大兵之餘公私赤立閭閻巷小民頗
有悔前之爲者蓋無財則侈心自絕處困則善端
易萌此臣所謂不可失之機也然設法不須詳備
行令不用苛暴但當畧爲防限士族男婦只着錦
紬而不得着綃段市井男婦只着木綿而不得着
綿紬至於婚喪之用各有制節務令簡易以便遵

用而諭之以至誠導之以善道如是而不從然後
隨而罪之則人心感悅信從者必衆所謂事半功
倍者此之謂也

二十七年痛禁宮中服用之奢侈上專尚薄素匪法
服則不御紋錦夏日服麻布而亦不取精細

㊉孝宗己丑宋時烈上封事曰自古人君莫不惡
民俗之奢靡而卒不可革者以人主自不能克己
以崇儉德則其下豈肯反其所好而從其所令哉
風俗之侈靡雖稽諸史冊莫甚於今日宮省之事
則臣固不得而知閭閻之間則無非駭目怵心之

事矣貪者十人之食不足以供一案之饑寒者百人之衣不足以爲一襲之服所乘之馬肥大擬於內廐所居之室綺麗敵於掖庭尊早無章上下相混此足寒心况其所以爲此者一毫一分孰非赤子之膏澤哉搢紳之流旣自僭上故僕隷之賤遽相效尤爭奇鬭新縻費不貲民志不定天物日殄若此不已必至於國無類矣古人所謂奢侈甚於天災者可驗於今矣天下之理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末者則竊恐宮省之間有以倡之者非一朝一夕之故東方朔對武帝曰上爲淫侈而使民不奢

者難也伏願深思革弊之本聖躬效大禹之菲衣内
庭用馬后之大練儉約之風始于禁掖士夫之家
觀感取則而以達于下賤然後人心不放天財不耗
而民瘼漸可救矣
補又曰古之聖王躬儉以化下今之議者則曰下
賤猶服美食珍君上反減於下賤乎此為今日不
易之定論其亦異哉昔年大司諫臣尹煌以其人
本為民賦之最苦上劉以為祖宗朝淑議以下皆
處板房故其人之役不甚浩繁今請服舊例事下
大臣則皆曰今士夫夫家婢僕皆處温堗顧以後

宮而處板房耶尹煌曰自古聞上行而下效未聞
上反效下也其時大臣事君無義諂諛取容如此
其致傾敗也無恠張南軒論雪恥之策而曰為國
者每念稼穡之勞后妃不忘織紝之苦此眞格言
也
補領議政李景奭劄曰弊習多矣而未有如奢侈
之害財力之竭名分之亂風俗之惡皆由於此至
於倣髻多出於古昔亂亡之代而此物始自宮中
遍於閭家此服妖之尤者也聞尚方織錦停撤闕
內人情頗減殿下果能痛抑侈濫則為下者各自

觀感必不敢肆意

補九年賛善宋浚吉筵奏臣見御寢帷帳皆用黑布
昭儉之德可以一知餘昔穆陵還改時奉審梓宮多
用綿布乃宣廟所嘗御云者先王儉德豈非聖上之
所當法者乎上以爲然臨退賜貂裘一領

補顯宗二年趙復陽劄曰近年以来奢侈成俗禁
令不行以至閭井下賤服食之僭侈無有限制凡
婚姻宴會窮極華麗財以之益耗民以之益窮誠
非細故矧當大詘尤當反朴謂宜明作禁令嚴立
科條先爲諭告五部各坊久任執憲之官專責禁

制之事必以痛革侈俗為期則僭踰耗蠹之害庶可少戢矣雖然城中高髻四方一尺言教不如身教令行必由躬行九重之內專務朴素戒飭宮家皆從節約凡厥浮費一切屏絕則風行草偃其在斯矣

補四年李敏迪劄曰竊聞閭里之間衣服之制飲食之品月更而時變必曰此某宮家之新制也轉相則效如恐不及噫化之行也未必不由內而外自上而下宮中之政臣室慕之臣室所慕一國慕之夫有國有土者必有當土之產自延衣食其人豈必取資於

遠物哉國制君臣享賜祭祀奠奠皆以土產細布明
載大典今若嚴立科條先自宮中法服之外勿用錦
繡以及貴戚公卿士庶凡用域外之物者一切禁斷
如私通禁物之律只就我地所產明加等威以別貴
賤一洗沈痼之陋習永除生民之大蠹上從之命爲
著令

五年禁尚方織錦

補九年諫院啓曰奢侈之習近来漸痼若不痛革

弊將難救障衣是内着與章服不同而宗班儀賓

及他堂下以上之官多以錦段爲障衣此正殿下

大布大帛躬率儉約之時而貴近之臣競為華靡
以為一世之慕其在事理殊甚不當請自今以後
錦段為障衣者一切禁斷
補禮判洪命夏筵對痛陳奢侈之弊仍曰府院君
張維改奬時内𨻶饌品過腆是將無以禁羣下矣
且曰今日諸臣家各能毁其妻女金鳳釵繡裳然
後可禁小民之過制
補大司諫姜栢年劄曰奢侈之習為今日難救之
弊士夫間衣服之華靡飮食之濫觴固不足論而
至於輿儓下賤擧多僭踰爭相慕效物價之騰踊

民財之匱竭無非職此之由至於等級陵夷上下
無章若此不已將無以為國噫高髻成風毋衣化
俗都在於在上者導率如何伏願躬行節儉大布
之冠弋綈之衣自宮禁而先至推以至于貴戚公
族若卿相大夫又推至于閭巷小民使之觀感而
有以丕變也

補宋滋吉啓曰諸宮家擴斂殿下雖防束猶懼難
葦時或助之俾遂其欲殿下曷嘗見王子駙馬有
寒餓死者乎臣在先朝目見大布為帷弊席為障
陳戒以為殿下儉德如此而外議謂諸宮家奢汰

踰於大内豈殿下所以導之者有未至耶先大王
温顔酬酢如昨日事今奢侈之風如水益深識者
皆以爲亂亡之兆臣以陳於先朝者申聞於聖朝

(補)肅宗六年李頤命劄曰古人云奢侈之害甚於
天災蓋天地之生物有限而人心之意欲無窮上
之人苟或取之無節用之無度則雖竭天下而奉
一人猶患不足以至於浚膏血而致喪亂可不禁
戒之哉近日奢華之習日甚一日第宅服飾競尚
宏侈昏喪過制宴樂紛紜巨室之所爲一國之所
慕效下至京中吏胥閭巷庶民莫不衣輕煖而食

肥毳將至貴賤無章等威不分人心之陷溺如此不但爲一時民窮財竭之憂而已也然此豈特臣室之故也殿下苟能躬行節儉先自宮禁導率以誠痛加裁抑則風草之化大小孰不砥礪乎

(補)後以判府事上劄曰我國貧國也機杼不過麻綿山澤不產金玉而文繡寶貝之飾人多遠取於燕市不傷農則何能致此齊民之無蓋藏太半由是古語云奢侈之化甚於天災殿下一昭儉而民弊可革侈風可變臣之以節用爲本者此也

(補)八年承旨徐文重陳近臣侈靡之弊仍言臣祖母

貞愼翁主即宣祖大王之長翁主也及其臨終以宣祖遺衣襯用於送終即青染三升短襦衣及三升襦袴想必平日所服皆如是耳此所當取則者也 上曰斯言切實予當體念焉孔子言節用而愛民必節用然後民被其澤矣節用之效大矣

(補)大司諫宋奎濂疏曰第宅過侈功力鉅萬賜賚多門靡費倍蓰公主宴需題給之物價折百餘金矣翼陵祥後施賞之布數過千餘疋矣其他種種冗費可已而不已者又不可數計而周知也此無他職由於殿下戒愼之心不能勝宴安之毒節損

之念不能克因循之累而然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奢侈之風放浪之習日以益甚夫不袪浮費則無以節縮經用不節經用則無以蠲減民役不蠲民役則無以保安民生不保民生則終至於國不爲國推究其源亶在於殿下之不能抑奢從儉初發毫末之微而卒至於滔天之大誠願繼自今痛自刻勵克法己私凡係濫賞虛費一切斷除仍飭羣僚俾革前習焉

補 九年吏曹叅議朴世采疏曰當今奢侈之弊爲第一巨患盖一饌之珍必曰內品一服之靡必曰

内法問其本源始出於宮戚考其枝派徧及於閭
巷爭多鬬巧轉相慕效以至服飾輿馬宮室燕飲
日新月盛棄穀於不食擲財於無用雖欲不致夫
天怒民怨凶荒憂虞終至於危亡之域其可得乎
今當自上以大禹菲飲食卑宮室為心坤殿以馬
后身服大練為度下令宮中痛革舊習節損百用
衣取修潔食取充養視金銀如甕瓦視錦繡如布
帛使其始乎宮掖達于小民則其化之行必速置
郵矣
補又曰京中民庶異於外方富豪相尚弊習不美

其曰不可不抑損去者固不爲過矣然其所爲豪侈之可禁者不過以家舍衣服飲食之踰制者而言也此則如得聖上先盡導率之道國綱不至頹弛而士夫之間亦無豪侈奢汰之風則雖彼市井小民豈敢肆爲冒法踰制之事乎

補十四年宋相琦上劄曰人君之德莫大於節用節用之本莫大於儉約苟能儉而存諸心節而用其財自無害民之政而其國治矣雖然能儉然後可語節用不儉而能節者未之有也不節而民不害者亦未之有也嗚呼奢者儉之反也侈者節之反

也而今日之奢侈亦已甚矣則豈殿下所以示先於下者有未盡道而然耶臣等竊惟殿下服御之具未嘗踰制玩好之物未聞留意克儉之德亦云至矣而獨未知宮掖之間果有衣不曳地之風而燕私之地果有能忍燒羊之心乎便蕃之錫或至大濫需用之私或歸過節則齊髻之好至於一尺何足恠哉是以朝廷縉紳廩約絕少閭閻士庶奢侈無度流風所煽中外同然傷財縻穀不可殫記當此公私赤立之日一意成約猶懼難給況加之以尾閭之洩而莫之防乎

十五年特命停罷尚方之貿易於燕市者禁堂上官章服外用有紋緞者

(補)十八年副提學權瑎請對入侍白上曰異國珍物本非人君所當玩外間有銀鼠皮作御裘之說臣竊慨然晉武帝唐玄宗不過凡主而焚雉頭裘錦繡帷史記美之以殿下之明聖豈不若兩君之所為乎上嘉納之卽命下銀鼠裘二領於政院使焚之仍降備忘曰夫獒者不過一畜物而在昔姬周西旅貢獒君奭作書惓惓告戒武王者何哉恐或其玩物喪志終累大德也今日筵中副提學權瑎以却異物昭儉德

之意縷縷陳達辭意激切款款忠愛古今一般予既已嘉其誠而可其奏矣今以御衣及末裁縫者並下本院其令尚方悉焚之以示予翕受敷施之實

(補)二十一年玉堂劄曰十數年來朝廷之上閭巷之間奢侈之風日盛月熾一卓之費可爲飢者數月之粮一襲之衣可爲寒者十人之衣以至遐方窮峽之氓莫不以服美食肉爲餘事平民一年所獲之穀幾盡於服侈食美之費欲侈之心無窮所供之資雖継欲民之不窮且盜得乎臣等嘗見士大家有一異味奢品間其所自則曰出自某宮家

有一妙制巧法問其所自則曰出自某宮家伏想
諸宮家衣服飲食之莫不慕倣制於大內則臣恐
殿下左右宮妾之崇奢尚靡有以致之也古語曰
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長袖四方全匹
帛者豈不信哉臣等之意以爲去奢崇儉之本反
求諸聖躬師大禹之菲食法文王之卑服身衣弋
綈一如後元之躬行惡紫革俗且如齊桓之躬率
凡宮中用度命考祖宗朝供奉舊例畫一遵行儉
約之制垂範中外以革民間之侈習使人蓄陳盛
饌恥服美衣則風行之化速於置郵民食自足盜

賊自戢矣伏聞成宗大王引見臣僚於卧内所覆
茶褐紬衾將弊而不改聞者至今欽想不已此又
豈非殿下之所可取法者乎
補二十二年吏曹判書崔錫鼎劄曰閭巷奢汰益
甚服飾之華美餅餌之珍奇日新月盛此由諸宮
貴近侈靡相高民庶慕效宜加飭戒爲下民表準
補二十三年領議政柳尚運筵啓大凡家國一體久
安則必侈大其流之弊終至於亡人家國而後已即
今上天示警署夊生靈數年之間餓莩蒲野此誠君
臣上下大警之時也第今奢侈之習非但宫禁爲然

近自都下遠至窮荒富者窮極豪奢貪者顛連溝壑已成不可救藥之痼疾不可事事而禁之唯在聖上躬行而導率之耳羣下以此進言聖上每以予當體念為教而無一事見於實政不過為空言而已臣意則聖上服御之物為先從儉然後可以率下尚方供御之物雖未知其幾何槩聞使臣赴燕時例有貿易之事云貿取遠物於彼中既未妥當亦有損於節儉之道自今以後北京貿易一切停止何如上曰我國所無而不可不用者外其他物種勿為貿易事分付可也

(補)二十五年御晝講檢討官宋徵殷請法世宗朝修治崇政殿不施丹雘之事務尚儉德知經筵事李濡又引宣廟朝時御三升衣戒飭宮中毋服錦繡之事縷縷申戒上並嘉納之

(補)三十年以大司諫又疏曰奢侈之風日盛謹節之道未聞上自朝廷貴近下至都市外方漸染成俗鮮自拔出而不此之洗易顧以抑損減剋之道責之於君上殿下之意以為閭閻士庶挾中人之産者猶且自快如此以堂堂千乘之國何獨為此寒儉生活也以此之故責難之言無以感回臣愚

死罪聖意或出於此則今日羣下誠有其罪而亦豈殿下表率臣民貽謨後嗣之道乎況上行下效捷於影響爲人上者雖力行敦朴以示四方旣頹之俗尚難挽回今乃以身倡之益滋弊化臣竊惜之古語曰奢侈之禍甚於天災不革此弊無以爲國雖欲救災恤民亦不可得矣誠願繼自今袪去己私先定其本愛惜財用至貽倹德事或由於私逕物不係於公用者悉皆癈罷無或留難因又訓飭朝廷亦去舊習使一世之人曉然向風則天心可回民怨可紓其有光於聖德不亦大乎

(補)三十六年柳鳳輝筵啓近來朝臣車馬服用奢侈成風第宅亦多逾制雖一一摘發論罪而自上若嚴加飭厲則羣下孰敢不戒飭而亦可少戢其奢侈之風矣上曰儒臣之言是矣近來侈風漸盛誠爲未安諸臣若以李沆大祝奉禮廳事已寬之言常自勉厲則可無其弊各別申飭可也

(補)三十九年侍讀官金楺所啓近來奢侈之風漸熾而閭閻間僭踰尤甚頃日憲府執捉紫的帳已爲可駭而至以錦段戶帳者亦多有之且中人市井之家稍有財力則屋轎莫不乘之名分等威漸至陵夷尤

極寒心勿論禁制中有無添八禁條各别嚴禁隨現
重治似爲合宜矣從之
(補)四十一年掌令李聖肇啓曰近來閭巷奢侈之習
窮極末已國有禁制而無所忌憚惟意所欲至於婚
禮必用寢帳而或以錦緉或以紫段爭相誇耀此士
大夫之所不敢用而閭閻胥徒之成風如此其爲濫
越可勝痛哉且儷皮古制今不可復而玄纁二段國
俗同然惟彼閭漢富者則金銀珠貝紗羅綾段之屬
必盈函後已雖下於此者亦以紬綿效嚬誇多已成
痼俗牢不可破故貧者無力辦此非但大倫失時或

有終身不得娶者其奢之弊胡至此極苟此等條目

不入於禁制中故法官之有意矯弊者無以措手請

自今以後婚禮用帳裔幣過數三者添錄禁條一切

嚴斷荅曰令廟堂稟處

(補)御製治亂由儉奢說曰予觀夫古昔帝王之御

天下也莫不由儉而治莫不由奢而亂厥故安在

蓋儉者人君之大德也苟能事事物物輒以昭儉

惜福為心則奚但風草之化捷於影響而已哉財

用節而稅斂薄矣稅斂薄而民心悅矣民心悅而

國脉固矣此所以致治恒由於節儉也財者賦於

民而有限用者出於上而無已以有限之財資無已之用竆奢極欲賤若糞土則財用竭矣財用竭則撟偽倍矣撟偽倍則民力盡矣民力盡則㪺聚起矣此所以亂亡之恒由於奢侈甚於天災之說信不誣也歷代興亡縱難遍舉而姑取其一二而論之則漢文帝以萬乘之尊集上書囊為帳帷宜若太損於體貌而能致洪腐之盛隋煬帝竆心志之樂多起離宮剪綵為花宜若大美於觀瞻而卒召蕭墻之變噫嘻儉奢之間禍福之類應若是其不爽豈非深可畏而大可戒者乎惟我祖宗之懋

昭儉德迥出三代矣世降俗末侈風日甚丕變之
責亶在人辟予為作說以寓自警焉
(補)御製其崇儉約箴曰憂邦興邦由奢由儉夷考
前牒符契若驗大警厥心懋乃儉德為國惜福為
民作式
(補)英宗三年筵臣黃梓請嚴禁閭巷奢侈之弊上曰
農民寒耗暑耘織婦早繅夜績其勞甚矣及其登場
下機盡償於公私逋索食惟糟糠衣惟垢弊每念鄉
曲之窮民中夜不寐自不覺太息矣士夫之奢侈過
度者亦多有之而至於市井之人安坐美食曳縞履

絲如是而農民安得不困窮乎予自服闋之後臨朝之時雖御袗衣至於平居未嘗為過侈之事而侈風如此此莫非予不善導率之致也君有儉素之德然後民有觀感之化苟無躬行之實而徒欲以法禁之則亦不能無弊矣

(補)上素節儉不着紋緞亦不御紬袴所御之衣或多屢澣而至有見絮者進御膳品常不踰數器常謂廷臣曰古之聖王茅茨不剪土階三等衛文公亦以大布大帛為衣治道莫先於儉予於昔年曾過畿邑見客舍寢帳過於奢濫者卽令撤去也

(補)八年判府事李台佐請禁閭巷奢侈之弊上曰先朝以木綿爲衾而予則爲紬衾此亦不及先朝矣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草上之風必偃上行下效可也若以威令禁奢侈則非化民之道也

(補)九年教曰粤自上古燔黍捭豚汙樽抔飮之時亦可以致敬鬼神茹毛羽皮之時亦行乎尊卑貴賤而後聖繼作雖有臺榭宮室炮燔烹炙絲麻布帛其亦不剪茅茨數等土階三代以後人文漸繁儀節詳備未有若近世之侈者也吁爲人父母有子有孫男婚女嫁禮之大者情之當年而或年過而未婚至老而

未婚其弊之由卽奢侈之所致也爲人子爲人孫於其父於其祖喪祭等事或踰月而未葬或未能以禮祭者此亦無他侈之所由豈不惑哉若以婚娶成人倫之大者豈不愈於拘於侈大以絶其後者而於喪於祭各有等級亦各有貧富從禮無越稱家無有使其父祖無踰月而安厝亦不輟其饋奠乃人子之常情何拘繁文浮侈而未能盡其道乎此所以惑之甚者蓋風行草偃影隨表準匹庶之奢侈乃效朝士朝士之奢侈乃效貴戚貴戚之奢侈本自王宮噫子凉德所惡者奢也而其偃若此其影若此豈復曰素惡

奢此亦予益加自勉躬率教導者亦不在乎言教而其致之之由不得不先諭吁嗟士庶其從便乎從難乎其從理乎從私乎其便與理者何其儉也難與私者何其奢也莫曰寡躬之末躬率而忽諸昔漢文之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之語誠切實也自曰躬率而其不下手亦豈信哉尚方每年織造之品近皆命廢庶近於古之織錦坊其令該院撤其機勿復禀

(補)又教度之曰節儉實體行之甚有味予在內則衣以紵傘以紬及至動駕然後衮與傘皆錦咨爾有司其悉以此防尾閭

㊓富平府使金尚星應旨疏曰先儒云財用之贏縮關於奢儉風俗之好尚本之人主人主以節約爲心則公卿不敢踰制而過侈公卿以節儉爲心則士庶必不敢越分而過奢樽節於一身者至微而能爲當世之功利遏窒於當世者至微而能培數百年之根本殿下誠一視宮府無間內外從儉必先於聖躬祛奢必先於貴主設有難罷之古例毋憚遽革凡係不及之冗務每惜妄費以致上行下效民給國足則雖值不虞之時亦復何患乎優批遂重書錫馬

(補)十二年教曰昔人有云由儉八奢易由奢八儉難其昜八處可以着意勉之其難八處可以猛下工夫故漢文之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云者誠着題語也蓋於庶果能行之否其欲復飭而飭勵宜簡無他事端欲諭不果今因圻伯之狀聞深有慨乎心者若是踰焉咨廊廟之臣將予此意善諭京外其令士庶庶幾感悟快革俗習所慨何則近日賜段圻營是豈以此米肉可適飢飽何待珍羞而可飽也布帛可備寒煖何待錦段而可煖也顧今世道侈乎儉乎以此之故因其濫奢大倫慾期是則頃者業已飭勵者也於士

能濟民乎其意身先以飭勵也今觀狀聞若干之段
能備數十百斛之穀物以此推之亦外士庶之因奢
浮費可以知之此則以無益者辨有用之物彼則将
有益者換無益之物其浮費之習耗穀之弊可勝道哉
頃聞邇臣所達奢靡之習殆遍於深山窮谷云者耕
夫之惰農蚕婦之懶織寔由於此誠若妖玉之民不
才淫者也豈不惜哉豈不惜哉今者飭勵非令士子
飢也寒也能行此道祛其舊弊實飢實煖自在其中
無益有益判若皂白奚不勉於有益從末俗之無益
今者下教不能以身教之心切靦焉而其所善導猶

有望於京兆之臣守藩之官

(補)續大典　自宮禁下至閭閻章服戎服外非土産毋得服着禁軍扈衛軍官及醫女針線婢勿禁○士族婦女服着一依其夫爵品外用大緞錦繡鳳釵金玉釵珠鈿假髻者並禁惟新婦勿禁堂下官馬鞍用銀八絲者亦禁

二十二年禁燕貿紋緞撤尚方織紋機敎曰禁紋緞即一新令燕貿若禁奢侈自祛故此意奉稟于慈聖幸而得之此實慈聖昭儉之盛德也若在於草衣草食則此令乃所以先務于今海東之人孰敢違之上

而袞衣輦輿翟衣及下而朝臣章服戎衣命婦章服

衣裳軍門旗幟所用外無論紗緞綾紬凡有奇巧之

紋者一切嚴禁如有犯者市民爲首者直旅一律更

勿饒貸譯官商賈直自灣府先梟示後狀聞其物件

棄之栅外事著爲法令

(補)又教曰一使之行費礦銀十萬以充王公卿大夫

匹庶所需之綾羅窮村僻野亦皆綾羅竭一國之財

助一國之侈嗚呼可勝歎哉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馬始自今節使上而袞衣下而朝衣所需綾羅一切

嚴禁

(補)二十五年敎曰至於髻聞諸臣之奏可謂擧國同然之意而述編豈不云乎予自幼性闊有固執者故今已衰耗而猶有此意高一尺全匹帛史不云乎髻不侈也其高侈也紬不侈也其廣侈也大抵國中髻風不近乎禮則予亦無言而以其侈而濫費有此請噫加髻非古長髢亦侈加髻由於便而因此而務侈轉相務大務大之故髢亦長矣非徒此也奢侈之獘恥爲人下一人十金一人又倍一人又倍以此觀之昔之十金者爲五十金中爲五十金者今爲百金一餙之費以金多爲勝若此不已將至萬金矣奚悶百金

意詩不云乎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髢亦古有矣髢若
非禮聖人豈不刪而載詩哉故愚臣之枇雖總角衿
縷之時其若侈豈不濫費乎予則曰雖日百其制侈
風不祛其費則一也昔王涯亦不云乎以此言之笄
不侈也其侈濫也若此其將因此而祛笄食若侈也
因此而不食乎噫予自幼時見之古之制不若此矣
古之制雖違華制若國俗矣今之制悅若異俗噫為
士夫不能禁婦人侈制而欲祛其髻雖祛其髻服其
華制務侈濫費其費其侈一也此正若隨箭而立的
也下答所謂予莫之曉者吁嗟諸臣各先飭于庭先

祛其奢今若不行冝自修身正之此下荅所謂修齊也其代之難正若良役先祛其奢從容講確得慱職之士又祛非禮之髻是予幸也

(補)同年又下教曰噫一扇一簡卽微物也而其弊流於元元昔之漢文身為帝王惜露臺百金而紅腐相仍今畨之教非特感一古扇而然其来蓋从幼時見之扇樣有覩不過有柒油両扇數十年来奇制巧樣随年層加故於近年更無加奇此物甚而然也以墨之制言之昔不過灑金今則為遍金非吾民膏血乎以諸臣章服言之昔則堂下之帶極不過鹿角玳瑁

令則重宰堂上外堂下亦有奇巧之帶腰中而適金
帶碧金帶此亦一人作之百人效之者也將此不已
其奢其侈至於何境所謂金縷服飾也凡事若不防
微細流將為巨川今則其奢其侈非細流之比而為
臣下者皆侍從而效此者多已自為也其誰言之噫
凡財物不在於國則民而京外汴物若是其侈國豈
不困民豈不窮哉此非細也禁奢侈之一端而此等
之事一人作之百人效之若不禁焉令何歸咎於君
乎先儒云整衣冠尊瞻視嚴然人望而畏之國中風
俗於冬有煖帽有耳掩有揮項煖帽則有官者之所

着耳掩則勿論士庶乃便服之所着揮項則昔日於
戎服於軍兵於老人用之噫昔年侍湯之時見之有
一中官於煖帽難於脫着作一短揮項以此效之其
時差備侍令醫官效此而着此其法行於外間今則
勿論大官小官皆着于此此豈高冠廣帶之意哉惜
乎轎軒之中欠於整衣冠之道可勝歎哉昔日見之
雖八侍大臣着煖帽而來着煖帽而八留户外八侍
而老病之臣風遮亦古有之而此則於古所無者以
此之故吏胥隷儓着此而爲官長者不以爲恠此亦
等分墮之一端國中之耳掩其將無矣此豈存舊之

意哉故僧頭扇人皆曰去之而予則獨持難者非爲侈也即存羊之意也僧頭扇非侈也其制乃侈也其若不飭於唐扇亦豈不畫角而然耳掩之弊即我而然此而可謂好高鬠雖不辭然予自幼雖不好着耳掩此等奇恠渾項非予所尊噫今士大夫即學中官也奢侈之風奇恠之制予熟知而不飭何以飭侈風而又曰此國俗也靡然而將效行矣噫以士大夫之侈其猶然矣爲人君效侈甚事可做弊又勝言噫所言者服飾而飲食之侈數十年來日有甚焉噫予不設禁即有一諭以祭以士大夫之義言之乃祖乃父

昔不知之味用於其先訖不用於其先於子孫豈敢
食乎噫衰暮之年諭一汚濁之教曰為國為世道為
斯則深矣孔子對康子荀子不欲雖賞之不為今日
此敎縉紳若遵行庶民之弊自可捄正所可懼者頭
年下教揮項而其時大臣袖中亦有此件而反禁小
民貽弊一場今者此敎其欲不禁而自無咎法官其
勿憑此貽弊小民亦勿鞭朴而禁之體予深意噫予
則曰此乃禁奢侈之甚者也而若不如古人循于木
鐸戒奇巧之意哉欽體欽體
(補)三十三年教曰至於堂下綠袍之制婦人髢髻之

搽人皆曰其宜釐正而尚未果焉噫武帝漢之英主然行文帝未遑之事先儒稱之况修明舊典釐正異制乎堂下紅袍則郎壬辰後新創者而華人至有君臣同服之譏况近世則流俗以鮮紅為務靡費夥然此乃尚侈之一端至於髢髻則古人亦有　高髻之譏而我國則關中已無此制而習俗轉相侈靡一髻之費過于漢文所謂中人十家之產此乃侈風之甚者且其髻亦非高髻之搽即麗末陋風噫我東即禮義之邦華人所稱小中華而公卿大夫之命婦有識禮家婦女互相陋習此非宮中之好高髻即國中之

好高髻也今不釐正更待何時其曰可更僉議同然
向年榮亦示予意而尚今持難即予也廓思之前日
則命婦八闕也皆從宮様至於宗戚之家大小邦禮
亦然今則混為一套昔之從宮様者擧皆髢髻其様
之侈大日益甚焉以至於加髻而極矣故頃者申飭
加髻而反為婦人難堪之弊終無減髻之效此正不
能端本而然也自今堂下官青綠袍一遵經國大典
而戎服則舊典既無仍從續典髢髻則禮服首飾外
後髻用釵頭上所着一從宮様其於常賤人仍前髢
髻王曾孫及凡禮服首飾外禁其龍鳳之釵勿論命

婦士庶既笄之後亦禮服首飾外頭上所着并禁金珠以視予復舊典抑奢侈正名分之意

㊉補又教曰今之奢與古之奢有異昔則衣服飲食隨其貧富各相不齊故孔子云衣敝縕袍與衣孤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以此觀之衣敝袍恥孤貉自古有之而今則不然一人為之百人效之名曰時體衣服飲食與凡諸汁物必欲同然以有限之財費無限之用予則曰甚於昔矣凡事極則反即髢髻紅袍是也髢髻為後髻既祛一奢紅袍為綠袍又法一奢而其猶存者所謂時體也髢髻非奢侈大為奢紅袍

非奢鮮紅為奢時體之弊類如此也此弊不祛其奢猶然此宮中好高髻而然乎宮中好廣袖而然乎予則於此等之事其常背馳而俗習靡然此國朝舊典乎其君使然乎雖聖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同所尚不同人品不同豈可隨事而效之亦豈可循俗而為之噫人君之令或不能隨令從焉父兄之教亦不能隨教行焉而其於時體勝於宮令勝於父教一何謬哉今予勉飭者非為時體欲祛奢風人或曰此不過隨俗者何傷之有而海東京鄉之人衣服飲食純然無參差豈不可謂之奢乎髢髻紅袍既祛其

弊之大者其況細者然此非設禁而禁者其欲曉諭
宜先于上紋緞已禁尚方織造亦撤而須囊之緞尚
有其紋於義能洞亦有奇巧鮮紋此豈禁紋緞撤織
造之意乎從今以往須囊之緞亦祛其紋於義能洞
法服禮服之外鄉織並禁其紋奇巧鮮紋一切嚴禁
公機外私機即為撤祛噫須囊之緞既祛其紋匠手
何敢私織乎將此下敎另加嚴飭以示予暮年為後
世禁奢侈之意噫如是後士大夫以至庶民不祛從
俗之謬習其可曰海東臣庶乎令備局須布中外咸
使聞之如有違者句管中官施制書之律不飭任長施徒年之律事定奪

(補)三十四年敎曰今日筵中乃覺禁紋緞之後莫重所排亦用紬層三升代用木理固然矣頃者亦有下教軍門者此後節使貿易外戶曹本廛取用與軍門貿易並禁

(補)命以綿布染青設太廟門帳時筵臣有言青布燕貿為廛民難支之弊命代以綿布仍教曰此亦禁奢侈之一端也

(補)三十六年書下御製曰殿下以茅茨土階為心內殿以躬服大練為法茅茨土階帝堯陶唐之治躬服大練明德皇后之儉昔先正文成公李珥以此勉陳

今講聖學輯要欽服於此特書付諸殿中此百世人君后妃之龜鑑歟

(補)三十七年下教曰戶曹文書所在雲紋緞外紋緞累予暮政貽弊屢民並取付丙蕩滌其價此後綾屬亦為嚴禁廛中若置紋緞該廛行首與所任嚴刑定配

(補)三十九年教曰昔宋仁宗見賚婢有滿頭白紛紛之語貴妃惶恐去珠仁宗大喜剪牧丹以賜之不數日京城珠價頓減其效之速若此予不喜紋緞既命去之而珠玉之貴甚於紋緞此後買珠倭館者以潛

南律施行雖在國中亦不敢交賣以示予禁北緞禁
南珠之意

(補)御製英宗行錄曰進御之膳不踰數器若有加於
帝時則輒却不進之侍傍者或陳其過中王教曰此
物於予亦過矣南藩之臣所進非油扇不御御亦經
年又曰未嘗留意土木之役一日教曰予聞昔年寢
殿之側營一草舍而讀書予雖欲仰述而猶以煩民
力不能遂焉

(補)四十年命翟衣命服國中織造之緞並禁其紋

(補)同年下教曰漢文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可

謂知本之言故東平尉珠貝之屬自眷於曰不惜萬金之費禁其一人之奢聞常慕焉噫米綿其食其衣者其道亦隨豊嫌而國之定制劃一至於珠玉之屬其價無節昔唐王涯以一釵七十萬為非近者奢風日甚故高價倍蓰噫其雖盛粧若無窈窕之色何益之有哉予自幼時知此弊熟矣頃者禁高髻之後聞筵臣所奏頭上所着亦有珠貝之費聞此心竊笑之既無髮髻之費則獨不無珠貝之費耶故珠非我國所產者則令有禁令粧飾紛華之中其目眩亂何辨以賜亦何辨珠鈿而非徒其奢之特甚若為耗財尤

孔甚焉若無賣者豈有其買宜禁其本而猶為可矜者其所賣者非樂為宄其本則可矜若禁於此珠貝儲于篋中粒米不爨釜中徒飢牖下此可矜者且貨所之甲乙買賣理之常也此亦難禁者而大抵輕價以賣者飲寒切身之類重價以賣者意在貪利可見為私之一端者且從中商賈轉益增價予所謂愚者者動珠貝東貸西債不思衣食之重為其父兄者又藏其奢亦不禁戢獨不愧於王涯乎若此之故其弊滋甚幼時所見猶然況今末世者乎方人要道禁其高價以賣與強以高價以買者則其弊自無而若問

其本不過禁奢二字一粧飾之費用千金豈漢文禁珠玉之意哉先務其本民所食之米民所衣之綿其猶定制況不禁珠貝乎此後一珠一貝之價過於十金有司隨現當該從中為商賈者刑推定配東宮闕服不遠袞衣當有補子王姬下嫁亦有禮衣此亦已知重價比諸戊戌嘉禮時倍焉此弊之由都監郎屬見欺於匠手次知中宮生色求譽令則日加月增化諸戊戌過倍矣予之所惜者非為價也經費之耗損國儲之日竭何必更制一遵庚子以前定制非徒一物放恣以濫之工匠嚴刑遠配苟且生色不顧費之

郎屬典中官以制書有違私律施行以示予禁奢恤
費之意
（補）又教曰其君猶欲草衣草食況一時物件乎此後
雖表裏所褁袱用紅紬單袱其外所褁袱皆用紅綿
單袱凡諸袱禁金錢紙尚方衣襨進上昔之襦袱者
代以單服於軍器寺只用内褁紅木綿單袱各殿進
上各處供上亦用此例
（補）四十五年教曰禁奢之飭誠然依由盒果例凡婚
時禁其唐物至於綾廣織予甞深惡者及此不飭更
待何時此後依今日下教綾廣織貿来者依叙綴例

書狀灣府嚴禁若有犯者以潛商施行噫我朝自內
便衣古有係紅襦衣曾仰聞於慈教且我國冠帶戎
服自有雲紋婦人圓衫自有常織豈特綾廣織何苟
求於燕市乎以此申飭以示予暮年益自飭之意此
後國婚時闕中中官內人以侍者皆用綿布禁其紬
緞而中官內人之違令待之者恣意違令受之者皆
重繩事一體定式施行
(續)今上十二年禁加髢綸音詳見禮考
(補)備局禁加髢節目詳見禮考
禁酒

新羅伐休王三年禁市街酤酒

高句麗安原王二年以年穀不登禁寺院釀酒

㊟高麗文宗元年制州府郡縣禁淬飽娛樂之事

高宗四年令諸道斷酒聖節日上朝使臣延接內宴

燃燈八關令良醞署供追祭享醮酒亦令别建造釀

其外公私一切禁斷犯者各論罪

本朝太宗元年亢旱命止酒教曰雖下禁酒之令飲

者不止是予不斷飲之致也國人無敢飲者

㊟三年慶尚道觀察使南在因禁令斷酒而勤於

職事上慮其生病賜內醞于任所仍命自今服藥

用酒

(補)世宗五年上悶旱禁酒以盐湯代服藥之酒領議政柳廷顯以為請上曰予以否德君臨民上旱乾之災其譴在予豈可為一身飲酒○後又以旱禁酒久不進藥酒領議政李稷請進之上曰禁人飲酒而予獨飲可乎屢啓不允

十五年酒戒曰蓋聞酒醴之設非以崇飲所以奉神明享賓客養高年者也是以因祭而飲以獻酬為節因射而飲以揖讓為禮鄉飲之禮所以教親睦也養老之禮所以尚齒德也然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

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則先王所以制酒禮而備
酒禍者至矣盡矣降及後世俗習不古惟荒腆是務
故禁酒之法嚴而終不能求其禍不勝歎哉夫酒之
爲禍甚大豈特糜穀費財而已哉內亂心志外喪威
儀或廢父母之養或亂男女之別大則喪國小則伐
性喪生其所以潰亂綱常敗毀風俗難以枚枚舉
指一二法可戒者言之商辛周厲以此而亡其國東
晋之俗以此而亡人之國鄭大夫伯有窟室夜飲卒
爲子晳所焚前漢之校尉陳遵每大飲賓輒閉門投
轄使于匈奴醉而遇害後漢司隷校尉丁冲數過諸

将飲酒爛腸而死晋尚書右僕射周顗能飲酒一石偶有舊對来欣然共飲大醉及醒客已腐脅而死此誠可戒者也周武王作酒誥之書以訓商民衛武公作賓筵之詩以自警責晋元帝頻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引觴覆之遂絶元太宗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村乃持酒糟金口進曰此鐵為酒所食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有不損耶帝勑左右日進酒三鍾晋陶侃每飲酒有定限或勸少進侃悽愴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庾亮父在常戒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予廢先人之訓何以訓人乃以

墓前自杖二十此誠可法者也且以我國之事言之
昔新羅之敗於鮑石亭百濟之滅於落花巖靡不由
此而高麗之季上下相帥沈湎自恣竟至於亡此亦
殷鑑之不遠也可不戒哉惟我太祖肇造丕基太宗
繼述修明政教垂憲萬世羣飲之禁著在令甲以革
舊染之俗以致維新之化予以否德叨承丕緒夙夜
祇懼以圖治安鑑往昔之覆轍遵祖宗之成憲示之
以禮糾之以法予之用心非不至也而惟爾臣民以
酒失德者比比有之是前朝衰微之風猶未殄絕予
甚憫焉嗚呼酒之釀禍若是之慘而尚不覺悟亦何

心哉縱不能以國家爲念獨不顧一身之性命乎朝臣有識者尚且如此閭巷少民何所不至獄訟之興多出於此始之不勤則末流之弊誠可畏也此予之所以考古證今反覆告戒者也咨爾大小臣民體予至懷視前日之得失爲今日之勸戒無好飮以廢事無過飮以成疾各敬爾儀式遵無彝之訓剛制酒酒庶臻於變之風

(補)世祖七年上召書筵官尹弼商李克基等謂曰人君以天下奉一己故奢侈易而崇儉難古人以服澣衣爲人君美德所以著崇儉之難也不知者曰田舍

翁得此過矣以金銀珠玉華餙嬖妾肆其寵樂或與之荒湛于酒而不知民生之疾苦以至敗亡此乃醉生夢死身何足道哉予本不好色欲飲酒則與諸将相飲絶不與宫女飲

(補)上嘗幸温陽酒禁甚嚴密令中伺使察忠清道觀察使金震知就仁山君洪允成飲命斬震知以徇

中宗七年下教曰嗚呼酒之流禍易溺難救亡國喪身恒由於此自古戒禁者存沉湎者滅稽之方策得失具載予雖不言人尚能知昔有儀狄造酒而甘大禹慮遠疎而絶之亦有妹邦荒湎于酒武王憂之酒

誥是作聖人之憂世慮禍深矣觀今之大小臣庶戒
酒者少崇飲者多浸淫成俗罔有德將沈湎伐性不
自知悔此而不戒末俗奈何予德不能化深用爲悼
粵稽古先王肇制酒禮一獻百拜終日不能醉今之
用酒必及於亂廢事失儀而敗其德縱酒不止終喪
厥身厥身且不自愛惶恤德禮故我世宗戒酒有書
丁寧曉諭其所以防酒禍者至深且切汝雖不肖予
言其不念我祖宗遺意乎會飲抵罪者載在令甲禁
酒之制亦非不密雖然禁人以法不若禁之於心予
今有命禁在予心予心不禁何所不至在位有識尚

或如是況在愚民其能戒戢變移之機寔在朝廷凡厥庶官各制乃心無酗于酒無失甫儀無廢汝事無喪汝身思慮予言亦令士庶觀感知戒革其舊習以臻仁壽之域以成我馨香之治

(補)宣祖七年趙憲東還封事曰邊方將士尤多崇飲於其隣境守帥及兵水使之往還也名爲迎送之例而推牛釀酒浮觴倒觥劇飲連日兩界西南莫不如是嗚呼中原之地酒禍猶少而我國之人崇酒夭死者不可勝紀雖復以欲敗身而在聖主定所矜憫而凡百酒不可不周防防臣謹具小鍾

十枚以進伏頋法皇祖之禁秫醴世祖之戒酒而以亞樣于京中八以垂樣于各道使其造爲白鍾推用之於大賓大祀鄉飲鄉射之際一用華人之禮刻定爵數俾勿縱醉以喪身其他非時非禮之賓及與私行飲過三爵者一依酒誥之法則庶無

糜財病民妨政廢事之禍矣

孝宗元年常戒羣下曰大而天下國家小而匹夫一身喪亡多出於酒當官從職者固不可言語之失亦至招禍害孰甚焉近來士夫間號稱名流者以飲相高如晉俗之亂頭養望任選部者注擬之際如此

之輩勿先於人可也予自登儲位絶不近口仍令中外痛禁

(補)九年贊善宋浚吉奏言聖上酒量甚寬而剛制不御酒群下莫不欽仰也上曰是予家法非剛制而然也蓋上酒户甚鉅而自瀋陽歸後斷飲不復御故浚吉之言及此

肅宗九年(原本作十年今釐改)教曰嗚呼予惟亡國喪身之禍固非一道而求之古今罔不由於沈湎于酒顛覆厥德也是以惟我祖宗憂深遠慮丁寧曉諭其所以備酒禍者可謂深切而近日大小臣僚不體列聖之遺

意淡思崇飲沈酗度日上以置國事於度外下以貽
父凡之憂戚甚至於敗家亡身而恬不為戒習俗之
痼弊乃至此極寧不大可寒心哉矧今天怒於上變
怪百出民怨於下倒懸方急雖君臣上下早夜孜孜
一心圖治猶懼其不濟豈敢不恤德禮縱酒廢事若
是其放肆無嚴乎且念年歲大侵公私赤立之日為
酒醪以糜穀非所以節省浮費之道此又不可不知
也咨爾大小臣僚克體此意痛袪崇飲恪勤其職弘
濟時艱而如或不有法禁猶踵前習難免違令之律
並宜知悉

補又晝講心法至胡氏說惟酒無量不及亂上曰古今敗家亡身皆由於此最當監戒仍命承旨各別申飭中外

補史書參議朴去采劄曰當此天災時變民窮奸熾之日雖急急遑遑以求之猶懼不克況崇飲成風沈酒度日置事務於度外極可寒心伏願痛下綸音一切禁斷爲

補二十年因文義下教于筵中曰商王受罪惡無不有而酗酒爲最故周公亦以無若商王受之酗于酒德爲戒別擧酗于酒者蓋有深意夫酒之爲害雖人

臣亦亦所當戒內職而崇飲則專廢職務外官而崇飲則廢事尤甚此是上下交相儆戒處也

(補)三十年筵臣宋相琦啓曰酒者日用及祭祀之需所不可闕者而若不知戒則末由之弊終至於喪德而喪邦非但幽厲陳隋之亡皆由於淫酗至於晉之孝武非太昏弱之主而末乃酗酒乃曰長星勸汝一盃酒終遺肘腋之變所謂人主龜鑑云者盖以此也特進官金鎮龜曰若酒量大則雖無害德之事其為傷身一也盖酒者一則傷身一則喪德矣上從之

(補)三十三年下教曰鄭良宵窟室為長夜之飲卒喪

其身酒誥曰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雖飲
酒而思此古訓人各知戒則夫豈有酒之害哉以予
此言出舉行條件使中外臣僚痛戒崇飲翌日因筵
臣言以筵教及金克幅所製戒酒文須示京司及各
道

㊉補御製予少幼之時服梅花丸与藥必以酒下於
是始知酒味矣厥後東朝侍宴沁園設酌之日自
有承歡之慶家人之禮到手之盃寧可辭乎至若
平居如視荼越矩知爲可近之物哉以予心忖度
士大夫之不能斷酒殆近於爲長者折枝也噫酒

不可無也祭祀賓客燕饗是已去聞或有長事酣醟日夜無節者此豈理也哉遂作二絶一以寫自警一以示慨恨詩曰平居那敢近卮匜長恨醇醪喪秉彝况臨民上親杯酌千古興亡歷歷知又曰非關養性何耽匜化作幺人失秉彝當官奚但弛公事貽戚殃親不若知

㊋御製酒盃銘曰一獻百拜備酒禍重苟或崇飲邦乃以還

㊋御製爵銘曰以銅爲質以金爲鍍上有兩柱用戒其酗初筵秩秩稱觴逡逡既知且平威儀抑抑

曰既醉止憣憣怭怭亂我籩豆伐我令德彼酒不
臧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補)御製斝銘曰甘酒傷生定非佳品況乎人辟其
敢嗜飲覆轍惱惱何不懍懍畏之避之如彼毒鴆

(補)御製凫杯銘曰纖心水鳥取諸不溺甚矣酒禍
宜諫儀狄

(補)御製賜銀桃杯各一部于銀臺玉堂仍作銘鏤
杯心以寓戒焉銘曰酒敢多又伐德喪心卓適三
爵不訓汝欽

(補)御製作唐柚子杯銘以書臺心特賜廣興守沈

廷輔銘曰噫茲麴櫱易蕩難禁備禍如何戒存崇
飲

(補)英宗七年戒酒綸音嗚呼甚矣麴櫱之害也上自帝下至匹庶前鑑班班人孰不知予嘗觀古史秦至近世知其弊慨乎心久矣況酒誥之篇載乎周書戒酒之文亦在御製噫以淳厚之性作狂悖之人非酒而何靈臺本善而攻之者衆況又麴櫱又從而戕賊人之所惡莫甚於惡人之所畏莫甚於賊而自招其賊身釀其惡豈不惜哉噫神農教稼燧人教食惟人所奉至矣盡矣又何以民所

天之穀作陷人之機乎古今傾敗可紀歷歷而前轍滔滔後轍相尋噫以聖人無量之酒猶不及乎亂後世嗜乎傾盃之類只藉無量不思及亂廢棄常食專事乎此何愚晦之至此哉滅其本性汨於麴蘖上不顧乎父兄下不念乎妻子甚至於傷人殺人危辱父兄不自覺其滅倫悖義之歸噫人生於世雖未能擴充秉彝盡其道養其親豈貪口體之慾辱父母之此極且人生百歲疾恙事故餘日常少而又縱之以狂藥戕其性滅其身豈不恥哉況多釀之獘至乎耗財嗜酒之害至乎傾産其

曰益乎損乎既知其弊在乎君師禁之革之其何
難也而猶所持難者大禹雖疎儀狄既不袪酒聖
賢制禮祭祀鄉飲皆許其酒用酒之文既不能盡
革則禁酒之令其誠難劃故也雖然遵先王之已
行體聖考之飭勵戒酒群工豈乎少緩而須因朝
廷處事不善奸吏乘此作孽小民偏受其害痛駭
乎此欲諭未果而諸臣不諒予心下達上咎有若
相持民亦未曉此意多釀之類不知畏戢嗜酒之
輩反益增氣推究其本乃不善謀始之弊矣今因
穡事之大歉凡諸浮費既皆减節尾閭之費莫甚

於此而況荒歲樂不懸禮輕所載禮之樂猶不懸
乞況濫酒方在三年之制樂不可論酒則當飭而
益令當先法當後先示戒酒之文追下多釀之禁
咨爾大小臣庶體予此意其勿縱酒乃心國事而
咨小民其勿先騷知予借限之意體予勉飭之旨
噫多釀于家豈能掩也其將犯禁國豈無法至於
祭祀之奉予不責也糊口之資予不屑屑且此等
多釀之弊無論士庶必也孤獨之家嗚呼雖未能
效故人紡績教子孫遺善于孫之事釀此在性之
藥陷我無辜之民於罪網乎國雖不禁其於積善

遺後之道豈不甚害哉嗚呼言由肺腑實不爲文

其須服膺莫陷大戾雖若此以言教人莫如以身

其所節約本爲斯民豈不體自寡昧歛束朝進御

之外内甌所封限明秋特减其半以示予躬自飭

勵之意焉

(補)十年上曰奢侈之弊至於衣食供奉亦克過濫十

人所食一人食之十人所衣一人衣之此甚無理今

若只須禁制逅於文具自備局商議酌正作爲文字

叅互禁條措辭須布可也宋真明曰酒禁亦有朝令

而因循解弛方在禁不禁之間臣於頃者待罪憲長

先作一通甘結枚擧前後戒酒之聖教亦論糜穀費
財鬪毆殺傷皆由酒害之狀謄出真諺兩本招致五
部官員使之申申曉諭於坊曲上下人處而聞多釀
之家米至三四十石五六十石名曰三亥酒必至正
月八釀云故趂其未釀之前另加申禁若不遵朝令
而潛釀隱賣則不必出禁貽弊當隨聞摘發八啓勘
律事縷縷嚴飭此盖先教後法之意而臣今傍職又
將歸虗自備局更招部官申飭何如上曰依爲之
三十一年戒酒綸音曰昔夏禹氏雖踈儀狄不去酒故
有酣酒嗜飲之戒噫聖人猶戒况中人以下乎伐性

之斧戕身之物前轍昭昭後戒班班而豈徒此也京
外耗穀鬪閧殺人俱由於此豈不欲禁也而太常用
玄酒之前誠難禁也故紋緞猶禁不禁其酒是豈予
意哉卅載臨御六旬暮年雖不能擧一飲行一令常
自以盡祛弊爲心而猶不祛者卽一酒也及今不祛
桂糖甘露必釀内厨紅露心常惡之者述編亦云非
徒庶人之酒覓試看内酒房尾子臣若添黑烏鵲亦
不坐噫士臣猶然軟膚軟肌其將若何百爾量之忽
得良策頹臥之中驟然而坐其思維何乃醴泉也祛
旨酒而用醴酒誠若祛紋緞之意吁嗟醴酒豈不勝

於玄酒乎先將此意告于太廟自歲初上自王公下至匹庶祭祀宴禮只用醴酒禁其旨酒紅白露一切巧名者并爲嚴禁犯者重繩以此綸音載於御製須布中外勿令犯禁

(補)三十九年教曰仁民愛物即我朝家法雖然無法則已莫重祭享用醴酒國中若有酒此其國亡者也須者臺臣之請非以殺人導君也深慨乎此者予之臨門梟示非但嚴法勿論今前今後酒多酒少身爲閭師潛釀現捉無此法則已不施於此而將施於何噫人心無狀見其首於門外肆其慾而潛釀令施屬

耳何問多小雖若此猶不遽施一律問于衆民乃施
其法此正國人皆曰可殺者而伊後無捉納者豈曰
無酒此不過其律重而人不忍捉納者一欲摘奸而
今日得一人次日又得二人當初定律卽是多釀而
餅麴潛釀之屬皆將懸首於沙場故其猶泯默欲張
則重群命欲弛則法將解夙夜思之心自為難憲臣
提醒開起予意昨雖下教心不憮然今備局堂上三
司聚議更以思之其雖待時殺則一也編配連續其
猶否也因此囹圄奚此編配故不憚其煩特召大臣
至微官庶僚詢問一民不陷大辟令可從之方略一

叅議一儒臣之所奏正合予意因此大覺律重而法
不施其亦第二件事噫近四十年臨御其所渙戒者
即一殺者也噫白首暮年因誠淺而不能禁反梱一
律盍裕後昆非軆昔年欽恤之意亦非嚴酒禁之道
也洞諭予意念議詢同自今以後名為士夫而犯此
現捉者終身免為庶人不齒衿紳不許科宦勿許淸
顯一依贓吏法中庶勿限年遠配以終其身庶人以
下勿論軍民初犯嚴刑一次再犯嚴刑二次三犯嚴
刑三次而切勿懲贖京則限已身為各司奴婢外則
同道殘邑限已身為奴婢其中或篤老癃疾幼弱者

遵金作續刑之意一次代杖一百律徵贖二次以杖
一百徒一年律徵贖三次代以杖一百流二千里律
徵贖多醵者以大甕爲定此則勿論士夫中庶元定
法外限已身絶島定配庶民以下元定法外絶島爲
奴婢雖値大赦并勿擧論捕廳譏察法曺勘律依前
下教擧行多醵捕捉人加資不爲捕納捕校令兵曺
從重決棍雖當久勤勿施不爲指示任掌令秋曺嚴
刑事定式施行曾已下教内司四宮犯此者令該司
該宮捉納用此律而若或隱匿事現該司首書員該
宮首宮任邉地定配事分付自京外曉諭以示懸法

象魏之意

四十三年下教曰殿中既諭述篇亦云人子之道士庶貴賤何異雖許醴酒俱於麴子至用蜜水豈云士庶予亦親祭外不敢造酒噫有器具則蜜水猶用窮巷士庶微賤小民此何亦為以此觀之祭用三層玉公用清酒士庶用蜜水庶民用玄酒是豈無貴賤一也之意哉亦豈絜矩之道哉其自泠節令士庶用祭酒示上下同行之意慰孝子順孫之心然今日此教之後嚴立科條然後予意可質彼蒼勿論王公匹庶為上而宴為親獻壽者許其醴酒禁其清酒且禁令

宜簡而嚴此後身為士庶非祭而飲酒者勿許清顯
士庶以下勿齒人類造釀之類切勿徵贖依法嚴懲
街上使酒場市相鬪之類初犯者嚴刑一次再犯者
加刑一次京外清酒外造紅白露者施以終身投諸
海濱之律以此分付中外此非強竊其治有法此後
凡諸禁令一付法司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四十三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四十四

校正

刑考五

禁制

諸禁

補本朝世祖七年上謂世子曰德源君曙之第不新構而置之所以除弊也今戶曹請買六十餘間大屋此非予本意也昔世宗朝大君諸君之家皆有定制今若買大屋則後世鍾愛庶子者必援此而增益之終至於百餘間故令戶曹改擇以啓汝生於宮中長

於婦人之手豈知細民之事大抵教世子備嘗世法
爲上身常勞苦爲中循途守轍爲下以下第宅禁
大司憲洪興與李陸隣墻居甚相善陸方新搆室
植柱於礎井井有度興方赴衙於道上呼謂其家
人曰歸語乃公國有常刑若一毫有踰當論以法
衙罷視之則盡毀而斬之不敢違尺寸判尹田霖
行過王子檜山君家駐馬呼其主役者曰間閣多
少尺數高下自有其法爾如憚死愼勿踰也既暮
其人迎謁馬首曰多者撤之長者斲之不敢犯法
也霖曰初雖違制今已遵令姑竢後日方可通治

前罪

(補)中宗八年上御經筵司諫申鏛進曰欲禁奢侈宜自大臣表率而今或第宅踰制甚不可也左議政宋軼頓首曰臣在廢朝時毁家反正後更建居第間架過制又施丹青身犯禁條請伏其罪上曰家宅過制改作可矣豈以此易相哉

(補)明宗朝沈連源以首相領經筵趙士秀以知經筵同入侍因論第舍過制士秀直斥連源家妾翼廊過大連源縮蹙背汗沾衣此後連源深鎖妾家翼廊只對客於小斜廊

補梁子徵曰金麟厚於事之未安於心者雖小不敢處嘗意屋之衡椽爲僭禮而營立廳事之時病不能監視矣工師已爲衡椽之制塗既茨既畢勢不可改麟厚常懷歉然將令工撤之後以衡椽爲僭之源攷諸經傳而無據得不撤

補鄭載崙曰有一公子造山亭用圓柱間金尚憲爲都憲即削而方之蓋殿閣用圓柱私家不敢爲故也

肅宗六年令公主第宅依先祖定式間數擧行户曹判書閔維重啓曰明安公主家舍基址可合處發遣

卽廳打量則統合諸家爲一千八百二十六間曾在
先朝公主第宅基址皆以一千二百間爲定今此打
量比前例所加者多至六百二十六間宜有裁減之
道從之
二十八年命禁家舍營造侈濫之獘教曰諸宮家第
宅之過侈予以爲不可曾見寅平尉家舍廣濶子孫
亦難保守可不戒哉另飭禁斷
(補)三十三年䢘臣李世最陳近來家舍宏侈之獘請
就踰制者或減或撤趙棨億以爲一一撤毁恐致騷
擾上曰宜自今申飭而士夫家常思宋臣太祝奉禮

聽事之言則一年二年自有其効矣

高句麗新大王三年以牛畜疫斃農作愆期禁宰殺

以下牛禁

高麗景宗元年禁屠牛勿論良錢㪷面刑決充八遠

陸州

(補)恭讓王元年大司憲趙浚上疏曰食爲民天穀由牛出本國有禁殺都監所以重農事也韃靼水尺以屠牛代耕食西北面尤甚州郡各站皆宰牛饋客而莫之禁宜令禁殺都監及州郡守令申禁捕獲告官者以本人家産充賞犯者以殺人論

補本朝世祖十年召持平盧好愼謂曰民非農無生農非牛無以耕牛之爲用甚大今士大夫家凡宴賓必宰牛此風不可長僉憲府其糾察隨聞隨劾

補宣祖朝上見內人炙食牛肉下教曰非牛不能耕人而殺牛不仁甚矣目今蕩敗之餘雖嚴禁猶不足以孳息况任其屠殺乎

補李珥平生不食牛肉曰非有國法食其力而啖其肉非仁也時朝家申明牛禁犯者至徙邊珥曰國禁如此尤不可犯自是雖於祭祀亦不用焉

㉥金誠一爲刑曹參議曰牛者農之本也旣有禁律
至於上供亦不以御　都城之内屠剪日繁誠非
所以軆上意而厚民生也幷令痛禁之都下肅
清
㉥李睟光曰屠牛爲國大禁故牛肉謂之禁肉
我國之俗不畜羊豕宰牛而食閭閻下賤至以
此爲生業京中至外方一日牛死者不知其數
先王朝屢敎申嚴法非不重而大利所在莫能
禁止至於館學宰殺無忌尤可駭也
㉥顯宗十一年趙復陽劄曰京外牛疫又荐死者

已多饑民無牛何以耕作明年田事亦可見矣從前牛疫之時亦未必盡死間頗有生者而卽今以疫死之故牛價極賤屠殺無數或可不死於疫者人乃從而屠之若此不已其將餘幾且又人之食之者往往中毒而死傷此尤不可不嚴禁者也着令京外所司及外方各邑限牛疫寢息間亟罷屠肆別樣禁斷爲合宜

〔補〕十二年秋曹請別立屠牛之禁犯者沒爲官隸左議政鄭致和以爲國有成憲非一吏所可低昂爭之

上從之

補 肅宗九年領議政金壽恒筵啓屠牛之禁非不申嚴而國綱解弛人不畏法犯禁者相續誠極寒心從邊之律固嚴而亦無以懲戢別爲禁條嚴飭中外似不可已矣左議政閔鼎重曰徙邊者相續犯禁者日滋蓋由於取利之多也臣意則姑勿徙邊而倍懲續布又許人發告以其續布給賞則似可少益於禁屠矣領敦寧府事閔維重曰臣待罪湖西監司時依法典嚴禁屠牛而民間猶不畏止故屠牛現捉之後查出屠坦捉來嚴刑以此禁令頗行矣副護軍尹趾完曰全家律重故雖現捉者不爲盡告若免其徙邊之

罪嚴加刑推倍徵收續則似好矣上曰徒邊之律固非不嚴而人不畏法犯禁者多不可不改定禁制依大臣所達被捉者嚴加刑推全家之律則倍徵收續捉告者賞以收續屠牛坦亦令摘發治罪可也

補領府事宋時烈劄曰牛疫所餘無幾而殺之已盡我國之習以牛肉爲上味不得食則若不可生故雖有嚴令而不顧也伏願特爲律令嚴行禁斷焉程子以年凶賣殺牛之致盖人食其力而屠其身豈無寃氣之傷和氣哉伏願留神痛禁焉

補二十五年忠清監司宋相琦疏曰以牛禁一事

言之蓋其徵贖之舉雖是禁斷之意奸民犯法積習已（毋）一牛屠販其利十倍而此無非賊徒之淵藪豪猾之鎡基故一次之刑輕歇已甚屢貫之錢咄嗟可辦旣不能懲其惡適足以啓其奸臣於曾前稔知其獘（弊）自莅任以來即罷收贖一遵法典隨現痛繩前後徒逭者蓋不啻夥然犯屠之類鮮有下戶殘氓率多土豪大姓故此法之行務農足食者無不為便而駔儈牟利者反以為怨興訛造訕百般沮撓終使解釋之議出於執法之地奸徒喜其售計令典廢為空言

補全羅監司閔鎭遠嚴立牛禁使各邑民間有牛馬者錄其毛角形色造給紙牌於其主使於買賣時並傳其紙牌無牌而牽行者有罪其有指告者仍以其牛馬賞之自是盜牛馬者不得售於屠市往往棄山谷街巷而走行之一年大有其效牛畜日蕃而價日賤貧民下戶率皆有牛大臣聞而善之啓達筵中諸須行其法於諸道諸道皆不肯行及鎭遠去而湖南亦廢不行

補三十九年命禁懸房屠宰五日先是因御藥生牛黃覔進地部堂即來待闕下親督廣搜至許私屠期

於必得牛死者無數校理洪禹瑞上疏言之下批嘉
納仍傳教于政院曰因御藥生牛黃之難得不宜許
其私屠初欲防塞而未果數日之內公私屠宰至於
數百頭之多雖是畜物心用惻愴懸房屠宰限五日
姑停

補金桂臣曰大臣白于朝每歲除前三日聽民
私屠而具其歲饌予念宰相恤民之道非一安
有許民殺牛而市恩之理哉古之丞相見牛喘
而憂畏今之議政殺耕牛而延譽凡今輔理承
化之道由此則豈非大可寒心

(補)景宗元年大司成金雲澤筵啓屠牛之禁朝家前後申飭至嚴而人不畏法犯者滋多城内宰殺不少懲戢外方屠販尤為浪藉雖以許屠諸處如開城江都平壤等言之一日所屠或不下十餘首摠以計之則一處一年之所屠殆至於萬餘頭矣殺生之無節如此極為未安而且為農家之害當復如何哉京外私屠各別嚴禁營門許屠叅酌定數

新羅知證王三年禁殉葬先是國葬殉以男女各五人故禁之以下雜禁

法興王十六年以正五九月為三長月禁殺生用浮

屠法也

(補)憲德王七年禁佛寺用金銀錦繡爲器服

百濟多婁王二年禁私作秤斗在市執用有增減者

決罪

北流王五年負債人不告官司擅牽財物過本者嚴

加禁斷仍勅依元契還主

高麗太祖二年禁京外豪富刼占負債貧人仍爲奴

婢者

(補)成宗四年禁捨家爲寺

顯宗八年教曰禮云伐一樹不以時非孝也史云松

栢百木之長近聞百姓所斫松栢多不以時自今除
公家所用外伐松者一切禁戢

補 復禁人捨家為寺婦女為尼

補 肅宗即位禁士庶與内官交通干謁
元年詔曰朕聞民間買賣所用米穀及銀品甚悪故
前代以來以嚴法禁之至今未見其懲戒者盖奸猾
之類不畏法禁唯利是求乃以沙土和米銅鐵交銀
以眩惑愚民甚非天地神明之意必繩以法

補 神宗元年重房奏闕西之地武官位也請禁人家
安碓

高宗十九年禁鞦韆鼓吹之戲棺槨金箔之飾

忠列王元年禁白色服詳見禮考

(補)二年四年忠惠王即位禁縱放牛馬踐損禾稼違者斷罪倍償

忠穆王元年禁端午擲石戲且禁僧人八寺街

(補)恭愍王二十三年禁人效胡剃頟

本朝太祖元年禁婦女上寺遂爲永制

二年禁一切淫祀詳見禮考

(補)定宗二年禁賤隷之城内騎馬

太宗二年命禁諸寺刹土田藏獲之濫者

八年下教曰世教衰微婦德不貞士族婦女不顧禮義或為父母奪情或自媒從人非徒自玷其身實是有累名教自今禁再嫁其子孫勿廁仕版（詳見禮考）

十年禁私奴之投屬者下教曰聞人家臧獲之見失者欲言而不敢法司明查其冒屬之類悉加禁斷

十一年命禁祈恩祝壽教曰神不享非禮悉宜罷之

十六年立奴婢大限法禁受賂許贖

世宗二年禮判許稠啓曰日天下國家人倫所在莫不各有君臣上下之分不可少有凌犯近來以下伺上得一小釁則羅織告訐者非一釋此不禁其流之

獘至於君不得畜臣父不得畜子防禁之法不可不嚴昔唐太宗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得獨爲何患不發何必奴告之也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臧獲告主者亦依此法朱文公言於孝宗曰願陛下渙詔司正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凌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不直罪加凡人之坐高麗之時緣此義有凌犯守令者必逐之至瀦其宅而後已此後如有府吏胥徒告其官吏品官官吏民告其守令與監司者雖實其不關宗社安危非法殺人者則其置而勿

論從之

文宗元年敎曰佛氏之法外於倫理惟我莊憲王學問高明予爲儲副每受敎戒凡於鬼神之事斷然無惑近來俚民冒犯國法年少剃髮者多軍額日蹙若不申禁獘將難救冒禁者從還第從還之法遽爾行之騷擾必多且萬計之衆一朝盡驅赴諸還遠非唯情所不忍恐致怨咨以傷和氣姑寬期限聽其自首還俗而不可刑罰或納丁錢因給度牒以今年爲限其有過限不首及今後犯禁者痛行禁斷又恐僻居僧徒或未周知過限不首以及于罪其令遍諭因或

不知夫道之不行良田官吏奉行不勤自今不卽禁
斷官吏當科罪不饒
(補)禁暑月以椒皮末投水捕魚
成宗元年禁喪事供佛嚴度僧之法新羅高麗專崇
佛教我太祖雖革寺社奴婢其風猶存公卿儒士家
例於殯堂會僧設經名曰法席又於山寺設七日齋
富者侈濫貧者效之名曰食齋又於忌日邀僧先饋
然後引魂設祭名曰僧齋上知其弊嚴禁之又令州
縣推刷無牒者長髮還俗中外寺刹多空
(補)命禁大小人負葬地踰制廢田民毀人居者

二年教曰祖宗朝巫覡不得居城中近來禁令漸弛或有雜居者其極出諸城外且男女群聚鳴錚擊鼓稱為念佛所為極荒誕一切禁之

十二年教曰苑囿之設非以病民也常於農隙親講武事舉蒐獮之禮耳今有司禁民樵採禽獸益繁有乖為民除害之義古不云乎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自今苑囿所在悉令弛禁與民共之

(補)李睟光曰都城內外謂之禁山松木鬱茂壬辰兵火之餘國法解弛日就濯濯

(補)又曰東方之人雖曰好着白衣然國有禁制

先王朝猶有白衣禁亂士人無職者出入亦穿
紅衣直領自嘉靖乙丑以後累經國恤仍着素
衣遂成風俗今則紅直領絶無而擧國皆衣素
華人笑之
補又曰國朝銀禁甚嚴平時天使接待用土物
為禮而已壬辰變後防禁遂弛市井之民以銀
為貨自後此弊濫觴
補仁祖元年申禁僧尼八城及市井騎馬
補金尚憲為大司憲時啟府掌樂官朴時亮嘗
於朝會值路泥加着大分奪富譯張炫造家舍

用附椽皆國制所禁尚憲因兩人將治之時亮
妻子乞命相臣吳允謙允謙曰雖吾子犯法全
公必不容貸心甚憐之何敢爲圖囑兩人人終
受刑訊
(補)顯宗元年禁良民之削髮爲僧尼者令所在官一
一邊俗違者科罪
二年禁僧尼亂教撤去慈壽仁壽兩院禁民結之暗
錄於宮家免稅者
七年命減各自奴婢身貢先是國典奴婢身貢外又
有楮貨其後楮貨廢而計價徵布於是特命減除著

爲令式嚴法禁之

(補)八年領議政洪命夏啓曰往古國法至嚴雖別星無敢乘船作行者承召臺諫如有乘船之事則輒引避見遞矣今則此法壞廢乘船泝江者絡繹不絕沿海之民不勝曳船之苦不可不禁矣上曰曳船軍事朝家分付外一切禁斷且諸上司稱以順歸船濫雜執捉如以往水下者捉送于水上以往水上者且捉送于水下則自本朝一一摘發科罪可也

九年申嚴生松斫伐之禁下敎曰松禁非不嚴明而近來浪藉斫伐私奴之犯禁者家長勿論內需外居

捕送者置兩勿問掩置者各別論罪至於宜松山抄
封長養者專為戰船之用守令或自擅用帥臣任意
許斫則論以私賣軍器之律

補吏兵曹奔競詳見選舉考

補十一年備邊司榻前定奪後須行禁制事目〇
奔競者都目大政定日後吏兵曹堂上家及都目
大政過後署經前兩司官員家非同姓六寸異姓
四寸婚姻家出入者〇宗親妻女堂上官母妻女
婦有陰新頒外用屋轎者〇朝家士入白色表衣
者辛亥正月為始有服者及庶人勿禁〇獻壽婚姻祭享外

用油蜜果者〇新婦謁舅姑酒一盃肴饌五器外
加數者士庶人僧人都城内騎馬者兩醫司觀象監司譯院計
士眞字官畫員律官錄事雜科出身及各衙門知彀教錄旗牌官有官銜者勿禁禁軍亦勿禁而城
内馳騁者捉付兵曹治罪〇新屬人侵虐者〇僧人非公事而
留連城内者〇法司下人與商賈人等明結宴飲
者捕犯禁人聽囑還放者〇牛馬宰殺者〇以上
取大典及續錄抄出即今應行條件〇叢引時用
小方床者庶人墳墓用石人望柱石者表石過三
尺者〇堂上官章服外用有紋緞者〇堂上官障
衣用有紋緞者〇以上取受教中抄出酌定〇士

族婦女着繡衣裳者並家長論罪○庶人着絲笠者赤狐皮兒羊皮黃獷皮等者着道袍毛衣者紵布衣七升以上布衣紬衣紫的帶黑染狐皮唐偺甫耳掩帽段雲頭靴子騎馬勿禁之類及掖庭下人不在此限○武士着道袍者○士大夫妾及孽屬醫譯雜職等妻女乘轎者着貂皮女帽者○商女人着羅兀帽段簇頭里者用金珠玉指環者着絲羅綾段者妓生醫女勿禁○儒生雜職及庶人男女佩銀粧刀者○朝官通訓以下用八絲絲周皮鐙子者戰馬勿禁○庶人之葬用香亭子前導哭婢

油蜜果者常漢蹄屐○會飲三人以上者具肴饌
會飲者只治主辦者○神祀京城內外大小淫祀
城內則限十里○庶人用高足盤者○常漢娶妻
時着紗帽冠帶者○以上本府近年行用條件抄
出仍存○閭閻家舍驗出本主者論以侵占他人
屋之律漢城府及當部官員掩置不報者論以制
書有違之律○以此條件定式出禁定式之外勿
以一時臺官意見則出雜禁而未盡條件及隨時
可禁之事則本府官獻議廟堂啓下後舉行次
㊟鄭載嵩曰我國禮法甚嚴士人之妻不敢乘

有屋轎中外猶存此風丙子亂後雖宰相家婦
人往往乘馬相臣李廷龜生時孫婦之來覲者
或騎驢監司洪命一之女進士趙相鼎之妻往
來舅家時乘馬或驢以羅兀蔽面其羅兀尚在
其孫景命家云
肅宗元年下教曰奴婢既已竭力圖贖其子女若又
還屬公賤則實爲可矜公私賤理無異同所當一體
從良令廟堂議之備局請依受教及己酉新定式回
移各道奴婢所生已贖者奴之舊主如復濫侵依歷
良法禁斷

定五家統法二十一條違者抵罪

補 同年戶曹判書吳挺緯啓曰諸上司粉牌為弊牌該司官員而設也今則或推捉匠人或招致下人必輒發牌稱以牌債例捧銀三四錢一日或至四五番各司難保之弊於此可知今後則上司粉牌皆令藏置必告堂上而出何如上令嚴禁之

補 六年副提學金萬重筵啓列邑之有妓生蓋以待戍卒之無家者非為士大夫漁色而設也然法典有守令備妓之條而監司都事則未有明禁蓋亦其時此弊未甚而然也近日士夫間淫風大熾甚者至同

人道於禽獸關西人相傳之言有不忍聽聞古者桒間濮上之風亦不至此皇明永樂間著為士夫宿娼之禁犯者除名仕籍今雖不能每人而禁之如中朝之法監司任一道風憲守令出陟在於其手律已不嚴則無以檢下故守令潜奸之科只為文具宜嚴立監司押娼之禁一依守令潜奸之科都事評事御史敬差官之類亦如之則庶乎立禮防禁邪僻之一助也上曰自朝家不必立法以禁而嚴飭外方俾無復踵前習之弊如有沈湎酒色者臺諫隨聞糾劾可也

(補)又啓曰國家內外官饋遺之際不甚嚴截歲饍

節扇不自有司分給許得私相與受其獘易至踰濫且近者朝臣之請囑徵索於外方者罔有紀極而至於武弁尤甚故武弁之自待其身甚輕唯以善事權貴為仕官之捷徑此獘蓋久而至於六七年間而極矣議者謂武弁之為仕者不知文官之簡約此豈文武之性有廉貪哉其勢不得不然也文官之踐踏武弁殆同卒隷而至於干請則不顧廉恥故又反見侮於武弁朝廷坐此而日卑良可痛也仁祖朝関節之禁極嚴犯者至流配無少容貸莫如申明此禁以防請囑徵之獘而而且聞祖宗

朝舊例歲饌節扇之來必自憲府閱視署如署經
之制云今復此法則踰濫之弊亦可以少革矣領
議政金壽恒曰閱節固爲我國之痼弊而且有祖
宗朝禁飭之典遵而行之似好矣至於歲饌節扇
自憲府閱視之規非但古例之所無若末華去貪
黷之風則雖禁之似無實效矣左議政閔鼎重曰
歲饌閱視之規姑似無益而至於節扇則自備局
定數分付似好矣上曰閱節之弊各別申飭節扇
亦自備局定數分付可也（旋因備局啓辭申歲飭而不爲定數）
（補）八年以閭家奪入爲貧民難支之弊命京兆申飭

(補)十三年申禁闌夯入之制

十四年申定邉邑採蔘犯禁之律先是犯採者無定律僉議大臣領議政金壽興以為邉倅邉將以管下採蔘者用極律群聚犯採者誅其首倡脅從者宜用次律從之

(補)副提學崔錫鼎筵啓頃於榻前我國採蔘犯禁人定律事問于諸大臣則右議政李翻以為江界之民唯以蔘貨資生我境禁採其勢誠難臣意則嚴禁越採而已我境則不可禁而但勿如前日近山遠山軍之例減其入採之民數官守之捧税亦無不可云領

府事金壽興以爲近年生事之後蔘禁宜其至嚴邉將邉倅用極律爲當至於邉民則不可勝誅如有成群八採而現捉者則誅其首倡其餘則徒以實江邉鎭堡似當云判府事李尚眞以爲邉將邉倅用極律則潛採者用次律恐爲用法不切旣嚴其法則宜無異同豈可以不可勝誅有所撓改云判府事鄭載嵩以爲每以我境禁採之爲難爲言者蓋蔘非獨貨也兼是藥餌故不敢有所云云領議政南九萬曰邉倅邉將之捧蔘管下者固當處以極律而邉民或成黨犯禁者不可盡用極律首倡者論以一罪其餘脅從

者用次律或有一二人犯採者則亦用次律似當矣
上曰邊將邊倅貪利故令送採或收捧蔘稅者論以
極律至於邊民成黨犯採者首倡論以一罪其餘用
次律捕告人論賞一款亦依禁蔘事目施行事分付
㊓江界禁蔘節目〇一人蔘爲用卽人之死生所
關其爲緊用非他藥之比况是我國土産中第一
寶貨則年年採取都輸異國實涉無謂此無他我
國行貨本無其制京外又無揔括之處故利權歸
下奸竇百出自今蔘貨出入地部專管江界貿蔘
之事東萊被執一款皆關由於地部〇一蔘商

下去時必受出地部黃帖而關西監營及熙川雲山神光鎮等營底要路必考驗地部公文後始為許入產蔘地方邑鎮官點閱其公文有無許始買賣而雖一兩蔘若有無公文而私貿者則與受俱以潛商律勘斷斷不饒貸有公文貿蔘者其所貿蔘某斤幾兩及人馬數爻一一開錄成冊報備局

○一黃帖一當受出之後或留置囊篋每年仍用或傳給他商私相分利其習可惡五朔內必回準於地部自某處回還日子各其官詳細書塡於公文紙尾踏印考驗過限則計朔捧稅以防奸獘○

一蔘商入去江界後納帖于官自官一一照驗成冊置簿其姓名分付于本府及各鎮民人處無帖無名籍人使勿與之交易某鎮某防良中某民與某商交賣人蔘幾錢幾兩幾斤各捧成冊統合數計甲商所買幾斤乙商所買幾斤照數成冊上送于戶曹成冊外潛買賣之民自本邑鎮摘發重治其蔘一半則屬公一半給於告者蔘商等旣訖買賣並皆持蔘上京納帖戶曹所貿人蔘斤數各各書納以為與江界成冊憑驗之地蔘商以人蔘交易於京人十五兩以下勿論一斤以上並令買賣

者成標着名納書以為日後憑考之地蔘商不為持蔘上京納本書者各別譏捕直以潛商律論斷

○一江界府採蔘之規中軍座首為左右督中軍則撿將校座首則撿鄉大夫以下留丹黃三把時所採之殷足以一一知數今此黃帖及蔘商姓名買賣數爻成冊並令座首中軍聽官令照撿以責其竊察摘發成冊一件留本府以為去來憑驗之地則餘數之潛相買賣者自可現發依法處斷

○一蔘貨出入之地部專管不但版書事例當然一則使貨權在上一則使蔘路統一要為國中廣濟

之地如是變通使蔘商湊集京中之後或有奸商
濫騎潛持蔘邑不由京中直就外路往來或京人
貿蔘符同蔘商潛送倭館者自京城至于萊府大
小中路及船邉地方並許人發告于官奪其蔘貨
一半屬公一半給與告者一斤以上告者依捕賊
例論賞被告者係是末及潛商之前置以勿罪以
廣發告之路江界府潛買發告者一體施行與倭
人潛賣後發覺者論以當律屬公蔘一併上送戶
曹東萊府則聽其一半中又爲半作官用半送該
曹○一附蔘造蔘之類曾有定式行會者而民不

畏法稍稍復踵前習此則隨其現發一依造銀錢之律處斷事申明知委

補 三法司禁制節目 刑書

亂廛○高重○大小斗 以上平市署執捉移送則處決 牛馬屠殺者 神祀 京城五里內 紙鞋○漢城府○牛馬屠殺者○神祀 京城五里內 不佩號牌者○城內庶人騎馬者 城外勿問 若內醫司觀象監司譯院寫字官畫律員官錄事計士雜科出身及各軍門將士有官啣者禁軍軍官勿禁司憲府○奔境 都目大故定日後兵曹堂上家大故後署經前兩司官員家非同姓六寸異姓四寸婚家出入者也 宗親妻女堂上官妻女須有蓋新婦外用有屋轎者○獻壽

婚姻祭享外用油蜜果者○新婦享舅姑時酒一盃肴饌五器外加數者○新婦人浸虐者○士大夫鞘時用小方床者○庶人墳墓用石人望柱石表石過三尺者（此則隨所聞移文所在官查問勿送禁吏）○堂上官章服外障衣用有紋緞者○士族婦女着緬衣裳者並家長論罷○士夫妾及孽屬醫譯雜職等人妻女乘轎者着貂皮女帽者○常漢女着紗羅綾緞者（醫女妓生勿禁）○庶人葬用香亭子前導哭婢油蜜果者○閭閻家舍驅出本主移入者（以上當以所聞糾察論劾申飭禁斷出牌安徐）○牛馬屠殺者○城内庶人騎馬者（禁制同漢城府）○神祀（京城五里内）○城

内騎馬馳騁者雖應騎馬者亦禁○城内僧人非公事留連
者○庶人潛着緌笠兒羊皮黃獷皮赤狐皮等毛衣
白苧衣八升以上布衣紬衣紫赤帶黑染狐皮唐鞋
甫耳掩毛段雲頭靴子者騎馬不禁之類掖庭下人及年老人此等衣服并勿禁
之○着他人退件垢弊者亦勿禁日傘又以黑染苧布勿禁事定奪
○朝官通訓以下銀八緌鐙子者戰馬勿禁○常漢聚妻
時着紗帽者○會飲三人以上具酒饌者只治辦主以上出牌
○三司出牌既有定規如有違越規制他司所禁出
牌或過數出牌者憲府摘發舉劾戊辰五月初五日啓下
二十年下教曰戊辰受教故以職田勢所難行諸宮

家格外折受并禁之還賜河陽民田之折受者是時副司直全古翊試士嶺南丙歸陳河陽民口之宮家折受者故有還給之命

補 二十一年因賑恤廳草記有叢賣枯松以補賑資之舉漢城府啓曰枯松叢賣舉城之人奔波願買生松則十分嚴飭一切禁斷而城中人夫千萬爲群踰山遍俗隨力所取無論生枯混被斧斤本府若干禁吏殆無下手之處其中不納錢無帖文者居半官不得禁吏不得詰錢入賑廳者才百分之一而所失松木已不知其幾何設令賑廳盡買四山之木加得數千兩錢其爲賑資至薄至淺所

損於宮家者尤有大焉都城四面百年長養之材
一朝都盡至於北岳則乃是國家鎮山而爲嵏祀
之地兀然爲童山禿隴氣像索然觀瞻寒心
補二十五年判尹李彥綱筵啓本府流來禁制凡九
條而戊戌年自廟堂三司禁制變通時以牛馬屠殺
四山别松京城五里內神祀號牌不佩城內庶人騎
馬生鮮亂廛六條改定三司各以禁制條目造爲禁
牌刻其禁目隨其所出給付禁吏禁亂被捉者各以
所禁輕重笞杖次罪徵贖之規一切革罷犯罪者刑
推徵贖而亦令移送户曹收贖三司收用不足之數

自戶曹討給事別單啓下矣己巳春大臣以地部經費之物逐朔劃給於三司贖錢之代決是難繼之道陳達於榻前而自上有變通復舊之䂓此皆爲三司禁亂徵贖一款而禁制與禁牌則初不入於擧論中所當一依戊辰定制施行而本府禁制中神祀騎馬兩條無端廢閣不爲出禁所劾禁牌亦爲毁棄改造沒字之牌出禁之時或不無雜侵他物之弊今後則依戊辰定制出禁禁牌中亦刻其禁制條目何如上曰其時無禁牌改造之教而不知語意禁牌亦爲改造矣今此所達之言誠是依爲之

補二十八年持平李東彦筵啓中庶輩曾經東西班正職者外其餘一並嚴禁其石人望柱表石等物似合事宜至於鍮器則雖極潛濫自是完固之物亦宜參酌其定制食器羹器外其餘雜色器皿則一併嚴禁且沙磁器則既非完堅之具而侈俗日盛徒爲觀美費財貿用此尤可駭此則勿論士夫下賤一切嚴禁之意敢達從之

補三十年左議政李畬筵啓京各司上納之際胥吏輩阻搪受賂之弊日甚比之數十年來不啻倍蓰矣雖若徵索於色吏頭目等上京者其實皆出於民朝

家自前非不申禁而其弊漸滋罔有紀極我國以胥吏亡者誠近之矣舊制則諸曹郎僚及百司執事官皆親執簿書不委下吏而今則百隷怠官唯下吏是任故其弊如此從今如有下吏如前受賂者各其所司之官隨現報法曹從其輕重計贓論罪如或不爲撿察因事發覺則並罪其官色吏頭目之類如有多用賂物責徵於民則者令各其邑守令報于監司啓聞以爲現發論罪之地似宜矣領議政中院曰非但京各司爲然外方營門州縣亦皆如是請通京外申飭從之

補三十四年掌令李翊漢啓曰大小臣僚之赴衙出入必着上服自是法例而近來朝綱解弛人皆自便上自宰臣下至庶官凡公會往來之際多有不着上服時或以便服承牌詣闕之後始換章服事之未安莫此爲甚請自今另加申飭從之

補因左議政李濡所奏私蔘商之入往江界者自户曹成送帖文於關西令本官考帖許入嚴禁其潛相買賣之路

補三十五年因筵臣李眞儉陳達生祠之弊上曰生祠堂之弊儒臣曾有所達判敦寧趙相愚亦以此陳

達累次申飭矣未去守令之可合生祠堂者豈多有
之而諂諛成習或因一時要譽有此立祠若果有特
異之政則固爲可尚近來立祠則不足爲貴而貽弊
無窮生存人生祠依所達毀撤事各別分付可也
(補)四十五年備局達辭曾因全羅右道暗行御史
金相玉別單禁令須下後外方生祠之不毀者銅
鐵石碑之堅立者查出啓聞之意覆啓行會於諸
道矣八道監司及兩都留守狀本今始齊到而取
考禮曹所在文書則丁亥九月侍讀官權啓以頃
年外方立碑禁斷主議鄉任論罪事定奪而朝令

不忬事極寒心禁令後所竪立之碑及生祠堂一

體禁斷事陳達仍有令諸道各别禁斷之教而其

所謂禁令之在於何年終不得搜出文書今以丁

亥申飭爲限丁亥後所立碑及生祠堂一併埋毁

當該鄉任摘發科罪舉行形止亦卽狀達今後如

有復踵前習者各其道臣及守臣常加檢察隨現

嚴治之意並爲申飭何如荅曰依

(續)大典通編　鄉民之磨崖斵臺刻石等媢悅土主

者首唱人定配守令重勘

(補)三十八年侍讀官吳命恒筵啓外方兵水營列邑

或有縉紳間囑托私乞之弊至於私請之簡緘付壁
上次第酬應不能支堪者有之云此雖非貨賂之比
而風習之壞敗至此外方亦必輕侮之矣此固由於
紀綱之不張而関節請囑之禁似當申嚴故因文義
敢達上曰請托之弊前日備忘記中亦已申飭而今
聞儒臣所達事極驚駭外方関節之禁更爲各別嚴
飭可也

(補)四十年因持平金在魯疏論関節之弊左議政金
昌集筵啓曰搢紳之間勿論輕重鮮有不犯者近來
則久無申飭之事故此弊漸多其中宰臣名流至有

乞駄於邉師及武宰云此則似非泛論而果然則誠可駭愕矣閼節之弊不但外方爲然京中亦多請囑之風習以至外方乞駄極爲寒心此則在下者之罪也今若稍輕其法而更無冒犯者則好矣而雖輕其法終無實效徒歸於變更舊法而已則恐不如仍存其法别樣申飭之爲愈從今以後如有犯禁者使臺諫隨聞論劾則可矣而臺臣之意則似以論人一罪爲重難有此云云矣上曰閼節之弊痛禁爲可曾有受教已久改之重難矣如有犯禁者臺臣隨聞論劾則庶有懲戢之效以此申飭可也禮曹判書閔鎭厚

曰關節以一罪論斷自是舊法固難輕改而其中所犯亦有輕重而若徒以事涉関節而一並置之一罪則亦甚難處故臺諫雖有所聞不忍發論今此臺臣之疏蓋由於此矣舊法則勿改而事發之後酌其輕重當有一罪者斷以一罪情犯稍輕者亦宜差減如是定式則恐好矣上曰禮判所達是矣受教令不可改觀其所犯之輕重而處之似好矣金昌集曰受教則勿論輕重蓋欲施之以一切之法矣今若参酌輕重而處之則好矣而輕重何以區别耶兵曹判書朴權曰臺臣聞而論劾朝家覈得實狀重則以一罪斷

之輕則以贓罪論之贓亦有滿贓未滿贓當隨其罪之輕重而處之矣上曰受敎勿改仍行臺臣隨聞論劾現發然後重則以受敎論斷輕則叅酌處之可也

補同年濟州女人及雌牛馬勿令出陸事定奪

補四十一年禁京外情債敎曰京外情債爲生民之積弊拕庭下人及各司吏胥輩嚴加禁斷須布八路

英宗元年嚴禁士夫之夤入閭家者隨現論罪敎曰無家者相貰勢所不免士夫與士夫相貰常漢與常漢相貰則此亦何妨但士夫夤入常漢家而以貰入爲言人心之不淑誠爲可駭其中亦有初不給價而

八處及其現露乃稱貰入至有爲成貰文罔冕棄入之罪事甚無據比後如有犯者依先朝受敎一一嚴繩事分付京兆五部

(補)二年俞拓基筵啓世道日下私意日滋京外閑節之弊愈往愈甚莫可救止此事曾亦入於臺臣疏陳之中肅廟申飭不啻嚴絶故其時閑節之風稍除一分矣今則漸至鮮弛如前紛紜不可不禁昔仁廟末亦嚴此禁有犯不赦飭令京外首實有無故判書金佐明爲修撰時偶以折簡干折邑本邑倅封上其簡於營門其時臣祖父故大司憲臣撤爲京畿監司狀

聞于朝佐明坐是謫安邊祖宗法制綱紀其嚴如此大抵人情豈肯有好請囑者而情顏所拘自不得不爾若自朝家申明禁令則除非誠好此者外其誰肯犯禁而為之也最是京外獄訟間關節不可不一切痛禁矣上曰其言誠然一體嚴禁可也

(補)三年趙泰億(時左議政)方感寒苦劇而家在城外時任大臣例不敢出城而所寓阻陪不便調病欲借舊時幞下人空舍之在於闕外者而以閭家棄入有禁故李光佐(時領議政)因入侍時筵達教曰洪領府事以時仕借入閭家其後有所陳疏已入之家不可復命還出

故置之矣然爲大臣調病黽勉强許則已非誠實之道亦豈禮待之意哉左揆之不欲借入其意美矣且朝令至嚴雖位在三事之臣一切不許云則其在守法之道顧不反重歟上下闕公廨中其便好可以調病處使之移入好矣

(補)教曰嗣服初禁閭家奪入者使生民安堵之意也死者亦非民乎近觀上言以山訟者十之八九依閭家奪入借入貰入之目勒葬誘葬偷葬之類另加痛禁考律嚴勘而守令亦當拿問都事覆審時隨現啓聞極移科罪以示予視民生死無間之意

七年下教之道勿論事之論事之臣細不敢欺君而都下則有勢大夫棄入閭家莫大之獘故嗣服初首先嚴禁而令久易懈別遣中官抽摘奸中部有貰入者白文貿賣之類曾已痛禁况貰入乎噫京外生民乃余赤子而外方侵虐不悛京中棄入無忌而部官隱而不報兆郎護而無啓其誰欺乎深居九重其所見欺若此之甚他何信焉犯者遠配部官京兆郎並削職非大赦勿擧歲抄當部下人称以貰入律同可知其令秋曹並嚴刑懲後

(補)十二年濫擧守令依先朝戊子受教毋論侍從決

杖營門事定奪

二十五年下教曰用棍衙門非軍務非攔八物爲用棍守令之用圓杖私門之用刑者亦爲嚴禁已載續大典噫因一時食邑之慾凡於使行濫刑者多此後關係倫常風教者外雖重究法外濫刑者隨現嚴繩令備局申飭諸道

二十九年釐正貢市之弊下教曰噫臨御幾十載一惠不及民口常恧焉若不爲我民施一政非徒負民寔負列朝思之及此不覺嗚咽貢物衙門官負大小動駕時徵索貢人者差祭時責徵負役私自圖免者

市廛物貨無償先上者痛加禁斷隨現重繩差定堂
上二員常令糾察
三十七年下教曰幾年臨御民不被惠夙宵奚弛于
今歲首爲民欲除一獘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老老
長長絜矩之道也凡諸推治之時以子代父以弟代
兄其猶可也至於以父代子以兄代弟而甚至及於
其毋非徒有違綸紀亦有關於風教其或推治當身
可也必也稱以正妻其獘百端於雜職之類汎稱次
知侵漁之際無異正妻此後以父代子以兄代弟正
妻推治次知之名一切嚴禁其或犯者勿論大小官

施以制書之律其隷屬令秋曹隨現杖流
(補)四十三年下教曰其中殘忍者正妻囚禁也其或
佤令而為此既非辜而威脅捉去景狀慘然其欲代
婢之際非徒隷屬之徵索若此之際景狀勝言此無
異於勒侵閭家也隱望八暮年孰知弊而不禁此後
依閭家借八例一切嚴禁囚徒中若有正妻二字其
犯者秋曹非徒勿施草記嚴繩該曹其若不禁耳目
糾察直施制書有違之律
四十六年申禁夜之法下教曰近者夜禁解弛故欲
為申飭今聞持勿禁帖恣行云此後帖與牌相準若

相左雖上司下人自其廳直爲決棍又下敎曰今承
宣讀大典初更後五更前設禁此一條書付三軍門
左右捕廳巡廳此後初更五更犯夜勿禁因將臣所奏初更五更執捉治罪命依續大典例舉行
續 令上三年校理金憙等筵奏京城士夫家間有買
取貢物及邸人受出焉價滑自牟利者請各別嚴飭
更有犯者雖宰相斷不容貸直施贓汚之律從之
續 傳曰論以君讐國賊巫女二字帛寒心骨驚處也
其在王法雖殪殄滅之無所不可而苟以王者莅物
之義觀之彼亦民也當初處分只使不得接跡於城

閭亦不得恣意濫犯者足可為不與同中國之意同也身為巫女者其所以處之亦是寬大則况為其支屬遠族乎迄聞各司搜括太甚至以不干之類混歸除汰者其數夥然云民非所以體予意也凡係巫女子及夫外並勿問巫女亦已身故者其子與夫亦勿問各司亦有濫汰者則並令仍之俾無一夫不獲恩法西行之事發解各衙門郎廳其令聽傳教

續七年領議政鄭存謙所啓禁火之政本是先事之慮國初公廨坊里各戶救火等事禁火司掌之其後罷禁火司屬漢城府夜則使巡廳主管載於文獻備

考矣近来毋論大路與小巷附接之草家漸至增加
從今以後俾有限節京兆之責而冬節風緊之時禁
火一節宜有別般申飭今則禁火之責專在於京兆
五部且警夜之卒兼察禁火自是法例此後則各別
嚴飭俾無踈虞之弊何如上曰所奏甚好若此各部
禁戢無益而有害必貽撓民之端但令先爲曉諭毋
至如前濫雜之弊可也
續持平申耆啓國之所以維持一世綱紀四方者名
分是已挽近以來名分隆地街巷之人斥呼宰相市
井之徒互稱兩班駿冒朝士之中而時仕吏隷著之

無難道袍儒生之衣而坐市商儈服之如常常賤之
詬比士夫自爲能事奴婢之背叛上典看作例習至
於外方則凡此數事之外又有可駭者鄉邑賤孽皆欲
抗禮於士族六軍子侄初不趨拜於階庭兩班見辱
於常漢者如或呈官則爲官長者徒知其抑强扶弱
反爲詬責兩班而遺之名分之不嚴未必不由於此
請令廟堂申飭京外執法之官先爲曉諭坊曲繼又
痛加禁止以爲正名分之一